知足齋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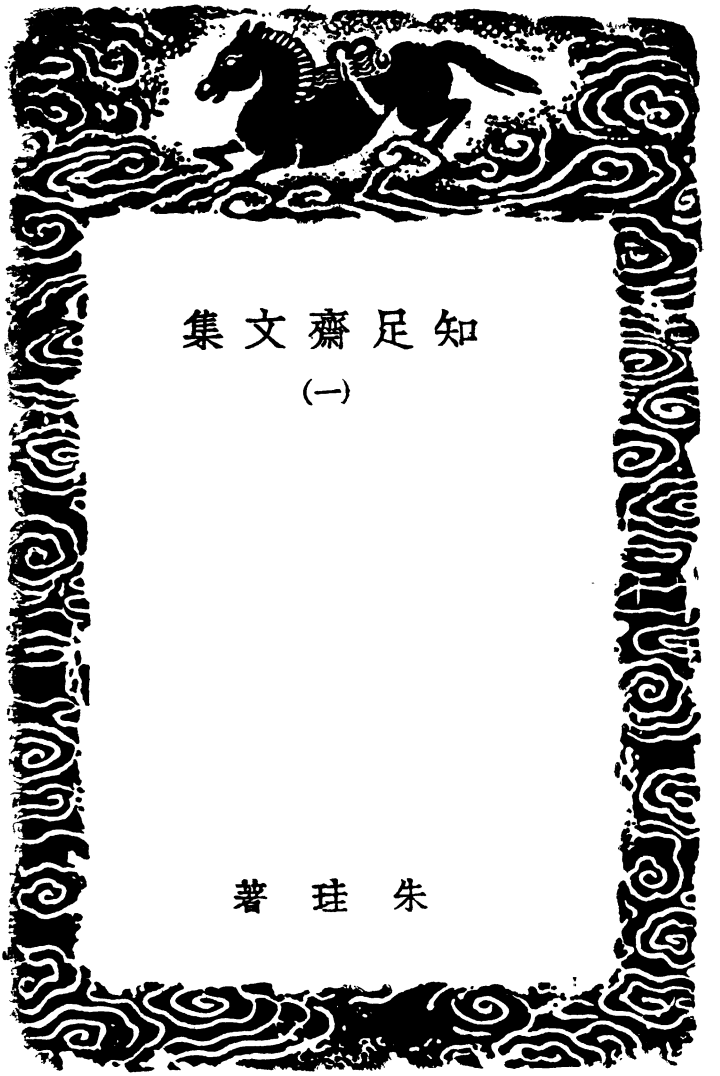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知足齋文集

(一)

朱珪著

本館據幾輔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知足齋文集目錄

第一卷

序

福寧府志序
壽陽縣志序
應州續志序
高平縣志序
重修吳山城隍廟志序
雁蕩山志序
重刻權文公全集序
寶坻王氏家譜序
樂府正義序
清祕述聞槐廳載筆序
贅說序

湯對松侍御館課詩序
張白蒓詩序
裕軒詩集序
今雨堂詩稿序
四圖集璣序
淺山堂詩鈔序
孟鄰堂文鈔序
紫雲山房詩文鈔序
愼餘齋詩鈔序
研經堂集序
成惟識論序
送馮健一之官甘肅序
贈朱昆池序
邵雪崖先生八十壽序
楊母張太孺人壽序

第二卷

碑　記　論　說　解　傳

唐贈司空梁國公狄文惠公碑
明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新建伯贈侯王文成公墓碑
敕建文昌帝君廟碑
重修藍田書院記
崎江書院記
積川書塾記
筆花書院記
重修嶧縣文廟記
六一泉三堂祠記
黃閣河朱氏圭田記
復古藤書屋記
翠微山房記
翰林院掌院題名碑記

曹宗丞修學士戒壇合祠記
三十六宮都是春論
無前知論
滋德堂說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解
易言心解
孔子不出妻解
陳大受傳 史館作
黃芳度傳 史館作
王節婦傳
遂昌王氏兩節婦傳
寧波府同知陳君家傳
陳聖周家傳
翟瞿園家傳
邱府君家傳

黃衡州家傳
鄭賓日文學家傳
戚禮堂家傳
第三卷
墓誌銘
衢州府知府林君墓誌銘
太常寺少卿鄭公墓誌銘
提督四川等處總兵官領隊大臣謚莊節馬公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誥授中議大夫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先叔兄朱公墓誌銘
誥封奉政大夫林君墓誌銘
誥贈奉直大夫鄭蕙園先生墓誌銘
大名府知府靳君墓誌銘
吏部稽勳司郎中張君墓誌銘
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葉君墓誌銘
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馮君墓誌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裕軒先生墓誌銘
第四卷
墓誌銘
呂君慕堂墓誌銘
敕封儒林郎邵翁墓誌銘
章淳菴墓誌銘
太學生黃存菴墓誌銘
太子少傅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梁公墓誌銘
顧治齋文學墓誌銘
浙江督糧道陳君墓誌銘
致仕鎮守雲南楚姚蒙景等處地方總兵官世襲三等子誥贈振威大夫浙江提督陳公墓誌銘
宗人府府丞曹公墓誌銘
鄭敬夫墓誌銘
武定府知府徐君墓誌銘
內閣典籍誥封榮祿大夫尹公墓誌銘

上書房行走禮部左侍郎加二級金公墓誌銘
太僕寺少卿加三級戴公墓誌銘
誥封朝議大夫王涵齋先生墓誌銘
第五卷
墓誌銘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特恩贈副都御史曹公墓誌銘
鎮遠府分駐台拱同知李君墓誌銘
前博山縣知縣詔起引見武君墓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鮑翁墓誌銘
保靖縣知縣曾君墓誌銘
工部侍郎蔣公墓誌銘
光祿寺卿范君墓誌銘
前陝西漢興道陳君墓誌銘
孫母許太恭人墓誌銘
何母申太夫人墓誌銘

誥封朝議大夫史乙山墓誌銘
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予告在家食俸特贈太子太師謚文端王公墓誌銘
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管國子監事謚文達紀公墓誌銘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教習庶吉士左春坊左庶子加二級汪君墓誌銘
元配陳夫人墓誌銘

第六卷

跋　祭文　行狀　哀詞

跋蔡葛山先生文集
跋湯蓀岡師又占齋詩存
跋王緌山手蹟
跋蔣秋涇師詩鈔
書馮氏家藏誥狀劄付後
書盧中丞尖山壩工紀略後
書孟子四考後
書吳雲亭觀察家傳後

公祭阿文勤公文
公祭梁薌林師太翁文
祭王文山先生文 代作
祭勵衣園光祿文
公祭陳給諫太翁文
公祭同年印淞汀吏部太翁文
祭沈未齋先生文
祭劉文正公文
祭劉東明文
祭李郁齋少宗伯文
祭陳來章少廷尉文
祭同年紀文達公文
祭竇閣學母太夫人文 代其門生作
祭李母某太淑人文
祭同年馮孟亭母孔太宜人文

祭同年邊秋崖母李太恭人文
祭王母李太淑人文
祭徐舅母婁恭人文
祭徐外祖叔母丁太恭人文
劉母王太君行狀
臧禮堂哀詞

知足齋文集卷第一

序

福寧府志序

福寧去福州東北五百四十餘里。界以重嶺。環海三面。形勢奇險。爲閩浙之左塞。余庚辰秋。銜命視學。

糧驛兼巡福州福寧二郡。既考圖籍。獨福州有志。成於今運使錢塘徐君。而福寧缺如。詢之。則自前明神宗癸巳歲迄今百七十年。無繼修者。時福州太守健爲李君。先自福寧移守於此。間言曾手輯之。有草本未成。予勸君必成之。然以爲福州首十郡。日夜治事不得休。豈暇及此哉。今年春。君謂予曰。某親老矣。忽忽將告歸。顧前所爲福寧府志。幸已成書。請及今刻之。以備遺忘。余怪問其故。何成之易也。則君於聽訟決簿暇。數漏刻燭。不假手於他人。如是者十餘月而竣。可謂勤矣。出而讀之。詳核該善。凡言形勝利病。若道其戶內井竈。覩縷緯繡。無關於口者。偉哉。眞李君一家言也。昔太史公作史記。歐陽子作五代史。司馬溫公作通鑑。皆本末條貫。出於一手。近日之爲書者。總萃參伍。無所折衷。又志書往往作於當事開館延客。歷歲而成帙。前後舛迕者。不可勝指。若君之勇於著述。斐然獨繼百七十年之緒。刻期於歲月。誠不可

及也。君爲官廉而愛人。所在有聲。閩人不知織。君始教之養蠶樹桑。行有利矣。乃以憂去。君喜吟哦。題刻徧山石。其天性所好。異乎世之爲吏者。予尤嘉是書之有功而成之獨勤也。故爲序以告後之覽者。

壽陽縣志序

仁和龔君宰壽陽三年。既勤於民。興於學。乃以所修縣志示予。而請爲序。予讀之。簡嚴有條理。其於壽陽受陽之辨。桃水洞過之脈。尤明核。非儒者不能爲也。壽陽東走井陘。西掖太原。隄太行之項。地固且衝。民俗剽疾。君勤問疾苦。蠲其稗政。進民之秀者而講勸治鑄之。又旌禮其孝子節婦。以風劇之。蓋斷斷乎儒者之治矣。予獨感人之仕宦。如傳遽耳。而愛樹之勿翦。桐鄉之奉嘗。其入人之深厚。如膠漆筋幹之不可解。其所自爲者然也。昔昌黎韓公使王庭湊。過壽陽驛。題詩云云。至今金石而尸祝之。嗚呼。非其道德文章忠義之沁人心脾者如是其烈歟。然則人亦何可以逆旅視其官。而不勉其所以自壽於斯世者。獨知效一官而徵一國哉。

應州續志序

予於戊子秋抵晉。時蘇中丞方下教所屬講求水利。憶在鎖院。發官書。得應州牧吳君條覆水道井井。予與冀寧監司胡公盡紙讀之。曰。此其言有物。良吏也。其後君來謁。則知以名進士官陝右最久。察其治應。果有意行其言者。今夏。鄂中丞以平定州需才訪於僚。咸舉君對。中丞曰。可。遂薦之廷。君瀕去應。錄所續州志十卷寄予。予歎曰。君眞不恝此州者。顧予疎於考核。屬予友戴孝廉東原校之。戴君曰。應州錯見於

周隋書不始於唐明矣吳君搜考甚善顧新舊唐書皆不見應州沿革之由則在唐地理志雲州永淳元年爲默啜所破徙其民於朔州矣此地則天以後蓋棄之甌脫也予曰信朱邪興於沙陀其蹟多在應州應之於唐不以爲幅地矣戴君又疑陰館灤水黃花堆皆當在應州之西予適以勘工之右衞反自左雲出山南行過山陰西北之黃花岡經代岳鎭乃渡桑乾東南望夏屋面雁門時吳君道謁問應州尙在山陰之東蓋遼金元明山陰隸於應而今之州不兼有也嗚呼考古之難非讀破數千卷書壯遊數十年而又生極盛之時廣輪九達險關不戒豈足探源流辨華離哉國家闢西北地二萬里今之勾注近在闔閭予行次威魯助馬口關邊垣攬形勢蓋天下一家民之畝宅生成於聖人之世者百有數十年矣考鏡是非勤問疾苦因其利而無逆其防亦儒者之所得爲也豈獨治應哉

高平縣志序

傅君令高平之三年以修志告曰志之闕也百餘年於茲矣縣有老儒司君昌齡者多讀書諳故事及其無恙文獻其有徵乃聘戴孝廉莼浦輯之爲二十二卷明年春脫稿寄予而問序焉讀之詳簡有法可以示後矣憶歲戊子予自楚臬移晉踰太行睇天井道出高平考所爲羊頭之山長平之壘慨然念斯民命於兩間嘉徽沴劫惟其所値爲可感也予承乏此邦者數年東過井陘北度勾注出重邊抵大靑山之麓古所謂險塞之地鏖蹴之場者今皆畛畷聚落蕃孳作息鷄尨不驚矣聖人在上萬物康阜人民壽考豈一世之澤歟晉俗勤儉上黨之風尤醇官斯土者得從容考鏡往蹟坐理殷庶歌勞勤苦可不知其所自

耶。無爲繭絲而爲保障。使神禾連穎。丹水化爲廉泉。此則予與良有司所當孜孜共勉。而茲書益可信其不朽矣。

重修吳山城隍廟志序

珪自乾隆丙午孟冬。視學來杭。以非守土之官。故釋奠外。未謁羣神。戊申冬。鼘使盧公以新修吳山城隍廟志稿屬余校勘。乃知神爲南海周公。其忠烈詳於明史本傳。通鑑輯覽彰彰也。鑾駕親臨。御書標列。豈偶然哉。己酉正月二日。乃登山謁廟。是時。中丞覺羅琅公。方有三日偕詣天竺禱雪之約。珪以城隍司民。且神久著靈威。竊默致私禱。其日微雨。厥明。同謁天竺。歸而靈雨三日。仰惟天人協心。所謂歸之太空。不可得名者歟。抑中庸稱鬼神之德。體物不遺。而推闡於誠之不可掩。斯理也。聖賢反復申明之。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百吏治民於明。百神治民於幽。皆代天之職也。而能兼察官吏。使不敢逞於人上。其善惡公私。彰癉感應。捷於呼吸者。非神不爲功。惟君子能信此理。故修身愛人而極於參贊。其次亦有所敬畏而不底於邪。反是則無所忌憚而不可言矣。案城隍廟祀。始見於吳赤烏二年。及北齊慕容儼傳。唐則有開元五年丁巳張說之祭文。又若張九齡之於洪州。李德裕之於成都。以及李白杜牧韓退之李商隱麴信陵諸篇。班班可考。春明夢餘錄引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春秋傳鄭災。祈于四鄘。宋災。用馬于四鄘。鄘庸字古通用。此城隍之祭。肇於伊耆矣。又案宋史蘇軾傳。軾知邕州。蠻入寇。城陷。其家三十六人。縱火自焚。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見大兵

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邑人爲緘立祠。此以人爲城隍神之據也。故五禮通考備載之。夫五帝五官。農弃后土。凡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者。當在祀典。然則斯志之修。其於成民飭吏之道。所係豈不大哉。食斯土者。其共濂斯義。以施實德於民。則天人孚而雨暘若矣。

雁蕩山志序

雁蕩周迴百八十里之洞天也。自開闢以來。閟靈慳奇。雖以康樂鑿山開勝。而僅得其外郛之斤竹。古人疑以爲海水漱齧沙去而石骨留。亦善狀其玲瓏嶔碨之致矣。然而峯峯皆如鬼工雕鐫。形態萬變而無不酷肖。似爲帝釋眞靈之幻戲。不可思議者也。予於乾隆丁未仲冬。案試浙東。自台之溫。由大荆出芙蓉。取道山中。不迂半程。然所涉覽。僅得石梁靈峯靈巖馬鞍及四十九盤嶺耳。晷短力亂。雖龍湫之瀑未暇窺也。何論雁池。輒爲詩九首識之。已而樂清教諭范君鈇以所輯雁蕩山志示予。曰。初得施生元孚志稿。校以明朱諫舊志。鈔成十七卷。可謂勤矣。夫茲山以險僻得全其天巧。而無人工穿鑿之故奇。然讀侯一元雁山供億之議。則尤物尚足以累民。可不慎哉。游之勇者。莫勍於徐宏祖。或梯而上絕壁。或縋而下深谷。梯窮濟以木。木窮復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揉樹。幾與飛猱角勝矣。乃見雁湖之頂。窪者不啻六焉。其水分墮南北隅中。此其源也。欲窮茲山之勝。非飛仙畸人不能瞰其肺腑矣。昔蓮池大師游天台。欲往雁蕩。以惜人力不果行。好奇者得是書而卒讀之。亦可以爲臥游之助云爾。

重刻權文公全集序

唐權文公載之詩文全集五十卷前有集賢院大學士楊嗣復序云公昔自纂錄制集五十卷託友人湖南觀察使楊憑爲序公元子中書舍人璩不祿嗣孫憲奉遺集求鄜文以冠首五十卷次弟具在集目云案公集流傳不絕如綫入四庫者僅十卷總目稱內府藏本明嘉靖二十年楊慎得之於滇南劉大謨序刻之文苑英華及唐文粹時散見王尚書文簡公曾見全本五十卷著於居易錄稱無錫顧宸所藏劉體仁之子凡寫贈王者詩賦十卷文集碑銘至祭文共四十卷實五十卷也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寄書於阮中丞元索之知不足齋鮑以文鮑曰無有聞朱竹君先生家有之阮以覆彭彭大驚詢之於珪茫然也問之姪錫庚對曰有之然先人弆貽祕本不敢以假人問其所得之自曰五柳居陶書賈告予父曰有不可得之書在某公處公能以宋槧名本數種易可得也予父允之陶果得其書請假鈔一部以原書歸予父然則海內不過二本耳不敢輕以示人予笑曰姑假我一觀可乎錫庚不得已遲日送至予覽披一過眞五十卷不傳之本也亟晝夜命書手鈔成而以原書歸之椒花唫舫以鈔本假彭公彭大喜影鈔一部手加丹黃校勘塗乙請予序其原委行將梓之已而公病薨於邸予曰權文公集不可得矣屬其門生綏索之於其家彭公之孫邦疇曰信必完璧不日而鈔本復還予覆閱之則彭公病中手跡如新也自癸亥秋至乙丑春珪既進知足齋詩集荷御題詩冠於首退而喟然曰權文公忠孝良相其集海內僅有四本不及時授梓可乎同志者聞而踊躍集腋成裘曰善舉無獨爲且彭公遺志也乃俾甘梓人以宋體寫之予陸續校正竣五十卷蓋書之顯晦有時數也案公天水略陽人貞孝權公皋之子舊書稱其自貞元迄

元和三十年。羽儀朝行。直諒寬恕。言動無飾。述作雅正而宏博。時人以爲宗匠。孝弟力學。髫齔有聞，疏延齡恣行巧佞。論皋謨不書明刑。實皋之餘慶所鍾也。新書稱其雅正贍縟。醞藉風流。皆紀實也。公忠鯁繼宣公之後。山斗啓南陽之先。斯文不墜。蓋有天焉。其忠孝之氣。耿耿與日月爭光矣。刻成。鳩工諸君子。例序於後。

寶坻王氏家譜序

寶坻北王氏。當明永樂間。由小興州而來。遷於王甫營。成化中。有名翺者。甲午舉人。官至嘉興通判。徙居城中。傳至今十二世矣。予妹夫儀堂振勰。承其尊人信齋公之志。鈔家譜稿示予。請爲序。予惟姓氏混於司馬遷而漢唐以來。尤重譜牒。漢王符有姓氏篇。晉王宏。齊王儉。梁王僧孺。各有百家譜。唐王元感著姓氏實論。此皆王氏之故實也。然齊五王氏合而爲一。今王姓徧天下。卽寶坻一邑。而南北分支。非家自爲書。豈免令狐之誚乎。抑吾聞之。敬宗者。將以收族也。韓子曰。篤近而舉遠。人必親其本支。而後及於祖免之族。三王之祭也。先河而後海。有源也。有委也。是爲知本。觀儀堂之書。知其近於禮意矣。時予將以使事出都。遂序而還之。

樂府正義序

珪年十三。從學於朱秬堂先生。先生方以選拔生待補。教習詔珪曰。不讀線釘書。無用也。授以考工記。明年夏。珪讀天官至秋官。先生喜曰。如此可教矣。早起入塾。先生已雒誦朱文公戊申封事三徧。是歲甲子

秋試前。先生曰。我無可用功。取十三經重讀一過。文獻通考閱竟。部。比入闈。卷在程武進相公房。程時爲庶吉士。薦而不售。先生曰。我於書無所不嗜。而尤有心得者在古樂府。他日成一家言。無憾矣。明年先生歸。歲庚辰。珪之官福建。過嘉興謁先生。甲申。聞先大夫憂。奔喪返。再見先生。曰。我樂府正義成矣。他日子能刻之。吾願足也。丁酉。聞先生赴庚子。珪視學於閩。先生之子鼎以手鈔數卷示珪。不及盡讀。丙午。珪來視浙學。乃屬鼎以原稿本及鈔成全書來校之。竊惟虞書教胄。先詩而後律。從之三百篇皆可弦歌。則皆樂也。及漢以降。始別爲樂府。見班固志。而他詩則徒歌。至唐以後。則樂府但爲詩之一體。不問其宮商。不沿其本義。又限以四聲之韻而爲律。是律其所律。非鐘呂之律也。好古者案古經書而比之。別爲韻學。夫勻音爲韻。和聲爲律。清廟之奏。何韻之有。乃取離騷而改叶讀之。是欲執僑如之足而適齊人之屨也。抑好古而忘其本矣。先生是書。博綜心契。其悟解或得之夢寐。其考證皆根之經史。眞能自成一家言。足以傳世而不惑者。原本各卷。閒附唐以後太白子厚諸篇。而別爲新樂府二卷。則唐宋後作也。竊謂唐人全詩。各有注釋。且其體離合不一。今斷自隋而止。爲卷十五。先授之梓。其唐人之沿古樂府體者。別鈔爲二卷。還之其家。以待他日之續刻。屬先生孫鴻讎校之。爲序其大略如是。

清祕述聞槐廳載筆序

翰林。史官也。自古歷三代越唐宋元明暨國朝。代以爲榮。然非獨摛文藻。誇寵遇。以蓬山爲捷徑也。必將敦品茂學。處則傳名山。出則作霖雨。入則爲羹梅。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蓋古今名賢大半出此。而負此

官者亦不少矣法梧門司成優學而守官其爲學士也則著清祕述聞十六卷其官祭酒也則蓍槐廳載筆十八卷實事求是文獻足徵詳矣確矣珪無狀自年十八選館出入中外三入翰林今且歸然忝二十四科之首稱先進焉服官五十二年每以人才爲斷斷而尤念釋於翰林諸君子相期近文章砥礪廉隅以副聖主求賢若渴之意讀梧門此編不覺反覆而三歎也

贊說序

雙湖潘君以其讀書窮理心得之言綴爲數卷名之曰贊說質於余余讀之見其於天地陰陽造化之原人物幽明純雜之故皆本經術而參之以心悟不襲周邵張子之說而脗合闡發成一家言潘君之耆書可爲用心於內博說而約思者矣君方將試吏事則由是以求之民物之情利病之實不徒託諸空言也夫修辭貴立其誠苟能設誠而致行之則民事皆天心也吏事皆性學也君其以是察之必知有自得而逢原者余愧荒落竊以是義爲君進

湯對松侍御館課詩序

舊制朝考進士論詔疏及試帖詩各一其選入詞館者教之三年藝成而後散館曰館課所謂館閣體也乾隆辛未朝考題賦一狀一論詩如初或難之而對松湯君既成其三獨於詩有四章歸然第一入翰林人曰湯翰林尤長於詩矣及丁丑會試己卯鄉試詔始以詩試士其體五言八韻一如試進士者天下駭駭乎家弦而戶說也自予少時粗學古詩不喜爲律體戊辰改庶常分習國書既未嘗究心於館閣之作

而於試帖尤茫然。其後齒漸長。而後生或以所習請益。恥無以應之。乃取唐試帖及今館閣諸公所作辨論之。稍析其涇渭矣。又竊聞少宗伯金海住師之教。以試帖與制義相比附。若繪萬象於方罫。解九牛於芒刃。繩墨既中。適乎自然。然予役役在外。心知之而不能爲也。丁亥夏。承乏楚中。而對松先生設教於江漢書院。諸生請其在翰林時所作館課若干篇。授之梓人。予得而讀之。典切清新。備體而盡變。美哉。進乎□□。君告予曰。某爲庶常。蓋嘗質諸海住師而以爲善。□□同館之士。翕然推之。而褒然舉首於祕殿。足爲佳話也。君自史官擢臺諫。卓犖有所建白。平生詩文。富于篋笥。此其剞劂耳。江漢之學者。由是津逮以窺其岷源與海委也。請以吾之言觀之。

張白蕓詩序

予嘗再之楚。攬祝融荊門湘灕洞庭江漢之鬱。離譎蕩。愛其雲物烟雨。迷離變化。山禽澤葩。幽冶娟烈。離騷九歌之意。儻恍遇之。以爲其文章必稱是也。徧索之而得蒲圻張君白蕓之文。白蕓初以制義名家。前明國朝諸老。未之讓也。既而泛濫於詩騷古文各體。老不得一第。欲極遠游以吐其奇。前登衡山。躡武當。窺太室少室。未足也。喟然曰。遂古之勝。起於西北。乃東腰攀紐。上太華之顛。俯睨昌黎悲咽之處。不啻井底耳。嚴冬。禮五臺。踰雁門。出殺虎口。徘徊大青山之麓。而拜於明妃之墓。十二月。陟恆。遂游京師。觀天子之宮闕。循西山。下天津。至於東齊。宿留蓬萊閣者四十日。櫂舟泛海島。睹日月初出波濤沸騰之聲色。自冬徂春。客岱山之頂四越月而後下。所至大書刻石。還謁孔林鄒嶧。凡古聖賢君公烈士貞女之墓蹟。必

弔而誌之。爲古今詩賦銘頌文。不下數千首矣。君初不持一金。坐獨輪車。所遇壯其志。喜其文者。則轉送逆之。一僕中道去。遂獨身閒關。載書數千卷。辛壬癸甲。屈折走數萬里。其愛古悱惻。出於至誠。表彰幽逸。尙論忠厚。至謂明妃必不貳節。其性情之摯。艱苦百折而不悔也。君之詩。溯源於漢唐。而有山川奇偉之氣助之。詠歌太平。無抑鬱蕭瑟之感。然則其中之養者。近乎道矣。抑吾獨怪古人。高山之上。深谷之中。常恐千秋萬世。名湮沒而不稱。豈所謂三不朽者。必如是之汲汲歟。君浮雲富貴。脫屣家室。而獨不忍忘情於是者。何歟。豈其蓄於中者。有不能自遏者耶。吾聞五嶽三山。蘊眞宰含靈氣。不獨其名尊也。君歸而常羊乎青山之廬。朝敲夜歎。海嶽之妙。與神俱存。口不能言。書不能傳。束囊萬卷。如蜃虹雪蕚。飄揚於大塊之間。斯君之游也內矣。於其將歸。一言以爲贈。

裕軒詩集序

裕軒學士既卒。其門人劉莅林侍御。持其詩草示珪曰。此吾師一生出處性情之實徵也。公既銘吾師矣。請序刻之。予覽其集。曰靜居。曰歸田。蓋所手訂者。猶憶前年。裕軒曾言有詩草。欲予爲校正。予曰。何汲汲爲。裕軒遂不果示。未幾。裕軒逝矣。是予負吾友之志也。裕軒未有後。而侍御爲之修祠室於墓所。刻石誌阡。以垂久遠。今又欲裒其遺集。抑何勤也。裕軒不求工於詩。顧其胸次素潔。遇境發抒。往往有眞意。而尤近道。而可傳者。在歸田一集。皆其晚年之作。高者逼陶韋。其落落卽事言景。亦北宋之音也。裕軒少壯。橐筆據鞍。出使齊蜀。扈從灤瀋。有爭先鳴盛之意氣。中流引退。嗒然移情。徧參苦縣著闕之學。卓然若有所

得超脫糾纏不攖寧而咀化可謂懸解矣又焉用此語言文字爲哉顧侍御古處之意不可違也予輒擬芟其蕪存其潔淨者若干首而歸之菉林因誌其大意云爾

今雨堂詩稾序

吾師少宗伯海住金公出處行實之大端珪謹著之於誌銘矣先是歲乙巳令子三吾郎中以公今雨堂詩稾十八册屬珪校勘蓋自癸卯迄壬寅六十年所作幾萬首無體不備也憶珪自丁卯秋受知於公及庚子使閩過杭公款我於湖上中閒出入南北相左者幾二十年故雖親炙門牆尚未有以盡闚吾師之涵蘊也及奉詩稾本攜之篋笥又幾五年乃得盡讀全集望洋而歎如觀華嚴寶藏目眙而神駭也竊覽吾師之詩而思吾師之爲人直內而方外其天性篤於倫紀故於根源哀樂之地醇深愷惻老而彌摯讀之使人孝悌之心油然怵然而其立朝敬事授經忠告尤見正風大雅恪恭直諒之所充流有不愧乎表裏如一者若夫師友親串之久而敦聞庭子姓之雖而肅自起家出入以及予告林居聚散近遠勸規愉戚皆一一見諸詩至於大篇險韻陵韓蹈蘇腹便五車役使萬怪又獺祭璧檀者之所望而卻走也公以巍科峻望洊陟寅清賡颺勳華衡杓瀛嶽搖翰之士得其片鱗毳翮可以挾雲而溯津矣豈知公之得於天者既厚而沈酣經史丹黃點勘旁及梵乘孜孜矻矻終身不倦其學力之所埤益尤不可誣也古稱蓄道德而能文章若吾師者其立行本末夫何欲乎凡應制及試帖諸作別爲一編其全不能盡刻也擬掇其卓犖精粹者若干首先授之梓校竣爲舉其厓略以告觀者

四圖集璣序

余識羨門孫君三十年矣。君以詩鳴而老於游。再渡海。探武夷九曲。息駕於茗上。皆有圖以紀勝。而舊雨今雨。吟題磊砢。彙而編之。有新新不住之感焉。昨來謁余於武林。而君已皤然矍鑠翁矣。又示余彭城集。擬陶諸作。則恬憺怡愉。漸近自然。亦君之學與年進也。古稱詩人窮而後工。君負才不獲揚於著作之庭。而狎鯨鮫之巨浪。蹭蹬亭而嘯呼。胸中之奇。不蓂雲夢。今雖老矣。猶以貧不能安於家食。則君續游之蹤跡。且將蠟屐徧名勝焉。他日圖成五岳。作雲臥觀。方將與造物者游。豈數幅之所能量哉。適余將去浙。君來索題。書以應之。

淺山堂詩鈔序

趙生輯寧以其手鈔尊人淺山堂詩草示余。僅五十餘首。言曰。輯寧早孤。及有知識。而先人手蹟。散漫已失。蓋三十餘年來。從舊游先輩處。掇拾錄鈔而得之者。片鱗半爪。奉如珙璧。惟公爲先子同歲生。幸憐而校之。余自戊辰及君同榜。而君卽之官於楚越。六年而卒於官。故不能詳君之生平。今讀杭堇浦前輩所作誌銘。知君之學優而政清。讀其詩。神韻才力。皆有源流。非苟作者。惜乎不窺其全也。君之子能讀父書。君有後矣。瀏陽之民。有愛樹思。君不沒矣。余方將去杭。爲題數行於册而歸之。輯寧。輯寧勉乎哉。

孟鄰堂文鈔序

楊農先先生。四世清華。一家先後入翰林者凡七人。先生獨以經史之學。迪前昌後。海內推文獻者。必曰

先生珪生也晚選館時先生已登大年不獲親炙其光輝幸從長君二思先生稱後進同官講讀得其緒論心嚮往之而未窺其全集也今年春先生之孫觀察君自鳳陽守擢荆宜監司瀕行出所藏孟鄰堂文鈔示予請爲序曰將以授梓珪乃得盡讀先生之文見其與館閣諸公辯論史志侃侃不阿與齊次風先生論周禮貫串精覈及經考史論數十篇皆卓然蠭涌正出非本原深厚烏能亹亹汩汩沛乎若決江河而東注也惠帝論言宦寺之既易儲論辯忠愍之不諫尤具知人論世之識可爲作史者法其他旌淑闡幽之作皆徵實可傳然則先生之學其不愧古之立言者歟豈徒以鑿帨蟲篆之詞爲世禪雕龍者誇其焜耀哉

紫雲山房詩文鈔序

曹慕堂宗丞人質實孜孜爲善晚而志於道有超出塵表之思顧其生平不以詞章古文自鳴與之交者雖密如昆季亦不知其以文采暴著也公歸道山幾二十年其嗣君定軒給諫乃集公紫雲山房詩文鈔示予請爲序讀之乃知公由翰林起家洊歷卿尹詩則樂天文則敬軒犖犖無蟲篆雕刻之習如其爲人也其尤可不朽者官御史時請建太學辟雍一疏越十年而詔開圜池壁水於太學高宗純皇帝思有人首言其事詢知公姓名超擢宗丞以奬言者豈不韙哉珪老矣撫今思昔不覺老成典型如與公覿面也

愼餘齋詩鈔序

愼餘齋詩鈔四卷歸安葉辛麓方伯之所著也方伯與予同辛亥生後於予五月與家仲君兄同庚午舉

於鄉。與家竹君兄同甲戌進士。以兵部主事起家。出爲河南守。擢河東道。與予同官于晉。聯唫倡和。君詩清雅雋永。如其人。及陳臬山左。頡頏大吏。直伸其道。不詭阿。端人也。擢湖南方伯。以在山左不劾撫藩降調來京。不願外吏。請修書自效。盡心校勘。逾年得疾。甲辰秋。年五十有四。卒於邸寓。未竟其用。可悼也。君精於易。著易守若干卷。言之有物。予嘗閱其稾本。實能發揮四聖之緼。已而刪改精粹。惟繫辭傳下卷未成。藏於家。諸子皆能讀書繼業。此四卷。編修紹本示予。予爲序之。讀君詩。如見我故人之心跡也。悲夫。

研經堂集序

吉渭厓銀臺。長珪十年。而服官後於余兩科。爲先後同館。其後又同直尚書房。交相得也。今年癸亥。君之嗣君十璜明府。以研經堂詩文稾示余。而請爲序。余卒讀之。其體雅正清和。想見其生平。蓋公之爲人。廉悍卓犖。詞氣侃侃。由翰林改官御史。洊至九卿。衡文不苟。閩人稱之。旁通六壬耶律之書。而不詭於理。猶是儒家言也。君兄弟競爽玉堂。而哲弟中摧。與珪感笥河兄之先逝。同抱鴒原之歎者。又觸予緒懷矣。珪今年七十有三。追憶舊雨零星。榆景又不勝掩卷而三歎云。

送馮健一之官甘肅序

予識馮生健一於乙酉之夏。既而以女妻之。丁亥冬。生來就姻湖北臬司署。從之晉。返都。生以副貢充教習。期滿發甘肅。試知縣。瀕行。請予所以教之者。噫。予何以教生哉。生從予二十年。予何日不教生也。凡予之所爲所言。生之所心折。與其所不足於予者。比而思之。皆不無有益於生者也。无往不復者天之道。生

家故貧約。二十年中。歷喪祖母父母弟若妻。可謂極人倫之困阨者矣。今始得一官。其將責償於天而大鳴於人乎。抑能自克於己而無惡於民乎。予服官數十年。未敢刑笞一人。未敢一日自腴。生之所見也。書曰。御衆以寬。又曰。匹夫匹婦。一能勝予。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雖聖人未嘗以智力自矜矣。甘肅當屢創之後。此上下恐懼修省而與民蘇息之時也。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況親民之官乎。醉飽喜怒之時。不可以聽訟。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老子曰。天下有大寶三。一曰慈。一曰儉。一曰不敢爲天下先。何其言之眞切而有味也。若夫升降盈虛之遭。有定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而知道者可以自盡。生不河漢予言。或亦弦韋之一助也。

贈朱昆池序

朱生昆池將之官粵西。來告行。請予一言爲別。予何以教生哉。念生自丙午舉於鄉。謁予於浙。從昕夕者幾二載。今春予典春闈。而昆池成進士。一似重有緣者。顧予之居官治事。生見之多矣。予何以教生哉。生茲遠行。初試縣事。或有所疑於心。夫居官者。亦在於定其志。端其始而已矣。一介之儒。奉簡命。親民事於萬里之外。其任何重且鉅也。孔孟孜孜。思以被之民者。惟有司爲切。昔由求賜分效於諸侯之大夫。惟游夏不齊施之於一邑。未若今縣吏之職備也。聖主承天而治四海之民。漢宣帝曰。與吾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親民之官。水旱疾苦。呼吸上與天通。不可不敬也。民之死生。吏之賢不肖。生平時亦嘗目擊而動心矣。今身爲之。而能刻刻不忘之乎。能如是。則雖在萬里之外。猶昕夕也。不則吾不能知之矣。吾何以教

生哉。書此以爲贈。

邵雪崖先生八十壽序

命於清寧之間。得山川之性者。賢人也。山川之性。有質有章。得其章者貴富。得其質者壽耆。吳越名山水區也。其尤明麗而秀粹者曰錢塘。峯竺嶔嵌於面背。江湖鏡轢於左右。照以天光。龍鸞翠摩。故其人多文藻通顯。排雲輦聲。此山川之章乎外者也。若其質則孔靜沿淡。潔清廉岸。夷猶常羊。齊邈泮渙。明德之士。奇齡之人。相游以天。適其性眞。此山川之內觀也。惟我蓺郁同年之尊人雪崖先生似之。先生自其上世由於越而遷錢塘也。十有五世矣。卯齠卽嗜學。於古今文章及詩家源流。無所不究覽。弱冠爲名諸生。又二十年。貢於太學。九罷省試。數奇而業益精。門弟子日益進。教授吳楚晉趙間者數十年。其與人也。久而不怠。禮行義取。克己恕物。醇乎篤行君子也。有子三人。紹其家學。而仲子蓺郁。以戊辰成進士。授館職。改官御史。分校禮部。典秦楚江南省試。視學山西。兩遇皇太后萬壽覃恩。誥封先生如其官。初。先生游晉最久。館於介休馬氏縣之人敬稱之曰先生。及蓺郁之爲學使也。知者咸慶幸曰。邵先生有子。先生將復來。是足爲先生榮。而蓺郁往迎先生。先生曰。嘻。昔我爲一家人師十年。去後幸無惡名。今兒將爲一方師三年。愼哉。毋貽乃父辱耳。吾老矣。不負此湖山勝也。終不往。噫嘻。先生眞得山川之內者。而乃以其餘付之若子也。歲丙戌。先生年八十矣。蓺郁陳情將歸。爲先生壽。其同年友聚而言曰。吾交蓺郁二十年。其人純粹以和。如初相見。其受教於先生者。可以觀先生矣。昔者衞武公行年九十而作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

隅。傳者曰。抑抑。密也。蓋古之蓄道德而保純嘏者。其表裏縝密而莊敬廉隅也如此。其十章曰。藉曰未知。亦既抱子。其欵然自少而慈其子孫也如是。然則蓑邨之歸。樂可知也。乃作湖山之歌二章。使歌以侑酒。一歌曰。湖山之質兮。玉潤而中堅。翁來游兮。以月以年。策邛竹兮山之閒。鏡芙蓉兮酡顏。千秋湲湲兮。樂翁之天。再歌曰。湖山之章兮。素沙而錦樠。瓊糜粻兮黃金勺。湖瀲灩兮山綽約。子笙歌兮孫鼓罌。舞婆娑兮翁矍鑠。積善袞袞兮壽且樂。

楊母張太孺人壽序

汀屬連城之南。百里而遙。有邨曰芷溪。倚山而環流。其居人族蕃而風醇者。楊氏爲最。予昔眡學於閩。歲科兩試。連城之楊。生童不下數十人。有登瑯者。歲癸卯。以優行舉入都。考充八旗教習。報滿引見。以教職用。今年秋七月。楊生歸過杭。來謁予。且請曰。登瑯不肖。幼孤。母張實撫教之。遠遊數年。甫得一冷官。不足以揚親。今年冬十月朔。母六十有一。設帨之辰。惟夫子錫一言。登瑯將歸上壽。光屏障而報慈暉也。予曰。子家夙有陰德。汝祖之賢。著於吾兄竹君先生之銘。猶憶在京師時。予詢汝族居之雖睦。升斗不外求。而足供終歲之需。詩書之聲相聞。母世母先後五人。怡怡無詬誶。諸孫則相爲劍負而飴哺也。予慨然曰。子何舍此至樂。而珞琭於數千里之外邪。今使子得治民之職。宦遊四方。即奉迎汝母。踰山越川而就養。去其宗族田園之故。汝之親不樂也。今以學官歸。仕於鄉邦。遠不出數百里。版輿扡舟。計日而達。無倉庾獄訟之責。以其暇日。與同志好修之士。講孝弟而研經書。溫凊不缺。陔華閒歔。所謂養志者非邪。雖有軒絻

駟馬之榮。不以彼易此也。汝母守節而達於義。汝歸以斯言與汝兄弟。跪而誦之。其必曠然忻然曰。兒其善體汝師之言。可以保汝祖之積累。而卜餘慶於無窮矣。登璐曰。善。夫子教我。願書之以爲母壽。

知足齋文集卷第二

碑

唐贈司空梁國公狄文惠公碑

陽曲東南十里曰狄郎。梁公故里也。會城之南關。故有公祠。康熙十一年。太原守延津周君令樹修之。記云。平勃之權。權而譎者也。公之權。權而正者也。其論甚韙。珪司藩之秋。吏告曰。某日當祀梁公。請委員。予曰。其親執事。屆晨謁公祠。門廡頹圮。殿無牆壁。邪風吹燭。動搖明滅。倉皇卒拜而出。詢諸有司曰。是烏可以不修。則對曰。是地窪下。夏潦積水成川。修亦不支久。明年庚寅春。再謁。益愀然。乃與臬司王君顯緒。冀寧監司徐君浩謀。相度於城內崇善寺之西隙地。移其舊材而建公祠焉。委經歷張兆麟董厥役。爲殿三楹。左右廡各如之。前樹門樓。遷主於殿。肖公像以祀。考唐車服志。袞冕九旒九章象笏。三公之服也。又於其東隙地。建雙柏堂。前後屋凡三十有一。於宴於憩。四時咸宜。費取諸寺租之在公者。秋工竣。祠以落之。蓋古之立大節辦大事者。皆有至誠至仁之性。而死生成敗不以易也。公孝於親。義於友。有大惠於生民。方其爲大理丞。犯顏高宗。凜乎丈夫之氣矣。在豫州。活越王之黨二千人。何其壯也。其不死於來俊臣、武承嗣之手者幾希。而卒能格悍后之心。回淪淵之日。剖血吞聲。再造唐室。平勃成其易。而公爲其難。五王乘其衰。而公持其盛。嗚呼。公當天地古今之大變。而提扶推挽。以還清寧之光。雖移山填海。不足喻其神

勇也。在易明夷之復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其公之謂乎。乃爲之頌曰。

唐有天下。三世而隧。谷陵海沸。蜼蜺天飛。厲陰肅殺。昭其胎娠。蝮虺雲行。億兆草蓁。穹昊弗忍。篤生狄公。左挽折斗。右提囚龍。投身巇嶮。飛箭若林。心芒照天。元魔拱欽。洗血元黃。磨鏡墝黷。三綱再振。大社不屋。幷州太原。公之故里。廟成孔安。庶我桑梓。

明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新建伯贈侯王文成公墓碑

乾隆五十有二年丁未春三月。珪案試紹興。有王文成公九世孫增生昆泰請曰。文成公葬山陰花街之洪溪。湛甘泉誌其墓。乾隆十六年。今上南巡。諭祭賜額曰。名世眞才。而墓石歲久無存。求補文以表之。珪惟公以眞儒。再匡明社。所謂立德立言立功者。惟公備之。其本末載於明史。著錄於文集各家言。其姓名昭灼人耳目。何待於表。抑世之小儒。或有聞于公者。以講學稍有異同耳。竊謂自孔子集百聖之大成。六經四科。廣大精微。至矣。由漢以來。華離割裂。朱子起而救之。以存心致知爲愼獨切己之學。沿元迄明。記問蕪而身心晦。陽明先生。少負異稟。厥與中葉。從憂患生死中。深造有得於致良知之旨。貫體用。合知行。不動聲色。而安天下於反手。自三代以下。數人而已。嘗言曰。平山中寇易。平心中寇難。若先生者。拔本塞源。恢廓儒道之疆域。眞所謂豪傑之士也。世之疑之者。蚍蜉撼樹曷足齒乎。先生諱守仁。字伯安。海日公華長子。浙之餘姚人。遷居山陰。宏治己未進士。官兵部主事。疏論劉瑾。廷杖貶龍場驛丞。臥石槨中。悟良知之學。瑾敗。起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提督軍務。平宸濠。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憂歸再起。

總制兩廣平廣西思田諸賊以疾歸卒於南安年五十有七贈新建侯謚文成神宗十二年從祀孔廟公配諸繼張子正憲正億正億嗣爵曾孫先通死甲申之難銘曰

岱陽泗西天鍾宣尼漱江上海環靈會稽陽明篤生娄兼淵贛大冶百鍊元精純汞良知愼獨其源不二匡世扶傾大廈嶽頹彼哉桂萼叔孫臧倉公之德功月輪日光珪幼秉教斤斤其明公其迪我無終冥行名世眞才皇哉天表洪溪淙淙碣此墓道

敕建文昌帝君廟碑

皇上臨御首出誠孝通乎帝謂明幽格乎民神邇安遠譽顧西南小蠢俶擾潼江官兵屢捷掘其西竇若有神助乃咨詢督臣勒保奏覆嘉慶五年二月內賊百餘騎至梓潼望見七曲山旗幟森列疑有伏卽退不敢窺適參贊德楞泰大兵迅會賊遂辟易神佑昭然皇上卽御書化成耆定扁額頒發祠山以彰靈績又詢珪京師何以無專廟臣對以地安門外舊有元明廢祠傾圮久矣上特命步軍統領勘修先後發帑金三千餘兩又發內庫顏料官銅計不下二千兩命臣朱珪臣明安臣額勒布督司其事各官願輸銀約一萬兩有贏六年二月二日開工五月九日告成於是正殿寢宮前榮配廡巍煥一新其東大士關帝各殿皆飭因其舊有不敢廢也是日皇上親臨薦香行九叩禮神光肅然諭禮部太常寺議春秋歲祭列於祀典一切仿關帝廟行事蓋文德武功允相配也禮臣議上報可上親製七言詩一首暨諭旨刻於石命臣記其本末於碑陰以昭式久遠臣考文昌星載於天官書所謂斗魁六星戴匡曰文昌宮是也尙書禋

于六宗。孔穎達疏引鄭元云。六宗皆天神。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注謂文昌星。然則文昌之祀。始於有虞。著於周禮。周漢晉以來。以配郊祀。而元命包所云。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則職司文武爵祿科舉之由來矣。若實其人以主之。則以帝君著世。於周初爲張仲孝友。顯化隋唐。爲文中子王通。徵於李商隱張亞子廟詩。孫樵祭梓潼神君文。化書唐開元有左丞之命。文獻通考。僖宗有濟順王之封。宋眞宗改封英顯。賜額靈應。哲宗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元加宏仁帝君。明成化十三年。重修北城靖恭坊梓潼帝君廟。卽今地也。竊考禮記五方帝實以五人帝而傳說爲列星。此天人之合。無可疑也。帝君降嶽生天。以忠孝輔國牖民。我皇上達天通睿。感應一誠。遂秩無文而定曠典。實足信今而式後。僎伯而昌文。以光幽贊。以協明禋。非大聖人其能天人合撰若是之敍倫而彰化者乎。臣珪謹譔。

記

重修藍田書院記

藍田一曰杉洋。距古田縣治東百里而遠。昔設同知巡檢司於此。有石城。周六里。居民千家。城東有書院。趾創始於南唐建陽令余公煥。宋時。其裔孫復有記。相傳慶元閒。紫陽文公嘗至此。手書藍田書院。刻於石壁。其西五里爲西齋。書曰擢秀。書齋當時余公偶字占之。偕其兄亮。從文公游。與東萊、勉齋爲友。著克

齋集同邑蔣康國林夔孫林師魯林大椿林用中皆游文公門蓋地鄰延建近大賢之居宜乎一時賢喆聞風蔚興而晦翁手跡如聚星引月徧於高巖深厂閒也閱四百年至明季燹焉官既裁徙則舉廢難予自庚辰宦閩壬午攝郡試擢余生席珍及庚子來視學明春余生以重修書院告又明年工竣摹石繪圖具說請爲記覽之則講堂華表池臺樓閣巋然深秀負獅巖而望玉屏山川環列有曠如睪如之觀舉其役者余李林饒爲著姓而通邑協力成之蓋人之好學與善其性可知也予惟文公之學以窮理爲先務數傳以後家讀其書流爲口耳瑣細之辯不克返諸身心見諸實事故明儒起而矯之復古本大學曰知行合一然公之得力在於愼獨躬行而必先以致知格物者豈未嘗灼見乎內外標本之故確然相因而不可闕耶蓋君子無不欲爲善而每誤於不知小人或敢於爲惡其甚必由於知之謬妄今有憂其子之疾而誤投以藥者非不仁也不知害之也雖甚飢渴不爭蛇虎之食者知之眞也譬如登高適遠者知其曲折險易則危峻幽隘必達焉苟不辨其東西高下冥行而擿埴則跬步不免於顚躓故知行還相爲用猶志氣之交也竊謂聖學之要以孔子自著者爲定大賢以下有爲言之則輕重畸文言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天德人道誠明合一之功獨於乾之九三發之也今之學者既汩於時俗鄉市之陋靳其卓然振拔於聖賢之徒不欺其志者鮮矣諸生知復書院於五百餘歲之後甚韙抑知復文公之所以爲教以求人之所以爲人者曷在蓋古今無二性而知行無二學義利明則趨向正由是而上溯進德居業知

幾存義之眞傳庶幾不悖乎希賢希聖之士也夫

崎江書院記

福州城西北六十里曰竹崎負山面江其岸多植龍眼橄欖橘柚之木舟行過者望之鬱然深秀如林有巡檢司於此亦名邨落也乾隆己亥七月之晦予典試來閩纜舟大榕樹下午氣炎熇偕程君世淳登岸步憩一宇架構蹣然初成詢之土人曰此地讀書者少將爲塾焉則有歐姓老者摘鮮龍眼烹苦茗餉二使者程君喜而進之曰汝塾將發而使星臨之其兆大祥蓋童壯環而觀者如堵予詢之曰有能讀書者乎歐老呼其弟之子曰是童名春問讀何經書對曰尚書曰能成誦乎春背誦數句土音亦不甚了予曰勉旃及庚子秋予奉命視學來閩程君同時視學山左將別程謂予曰曾憶竹崎歐陽春乎予笑曰是亦偶爾耳比歲試春卷不入式壬寅科試則春居然應古學試閱之有條理遂取入附府學又肄業於鼇峯書院蓋春自是彬彬乎爲竹崎之嚆矢矣癸卯冬予任滿將去春來謁請爲崎江書院記予惟古者塾師坐於里門以教其後生故孔子聞武城之弦歌而笑漢文翁唐常觀察皆能化狉榛爲鄒魯蓋天時地氣亦感人心而響應也歐氏始建此塾而使者適來其子弟之秀不匿豈有數哉甫田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此之謂矣塾之堂二前爲先賢祠後爲奎光閣倡其舉者監生歐陽天錦施地者歐陽維三欽之者歐陽維元維融維融春之父也同志者凡二十人謀始于乾隆己丑季秋之望落成於癸卯之冬蓋前後十有五年可謂儉而勤久而不懈以迄於成也

積川書塾記

積川書塾者。荻岡章氏之里塾也。夙聞其地兼高朗清幽之勝。章孝廉芩嘗請予爲記。予以未親覽之。懼言之無實。久未有以應也。乾隆戊申夏五月。科試湖州畢。將旋杭。七日。舟出南門。行未三十里。望見荻岡。旁涯有閣巋然。外爲惜字鑪。守者一老人。方拏小舟收字紙歸。啓鑰登眺。烟景空濛。心喜之。舟人曰。未若祖師堂之奧也。距里許。櫂舟而至。延徑北右轉。繚以周垣。門對平田。題曰南茗勝境。入門爲放生池。池方數十丈。跨石梁而南。則積川書塾也。東西廡曰讀書處。涵養居。登堂曰雲怡。後堂祀關帝。升樓則爲文昌閣。後爲純陽樓。像祀純陽眞人。眞人以儒者得谷神不死之祕。闡忠孝以覺世。自唐以來。顯道神德。浩氣周流。斯地誠奉疾禱者靈蹟尤著。故士人皆呼爲祖師堂也。珪登降拜謁。環覽情移。弁何茗霽嵐霏津逮。卷舒萬端。動復歸靜。既出堂。顧見溪隱山房。訪石刻詩賦。深蘊元理。喟然曰。於斯而治心講業。可以挹山川之秀。而左右逢源矣。蓋聞荀子勸學篇曰。土積成山。水積成川。揚子曰。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百川學海而至於海。然則積土不如積川之喻。道更切也。今夫川源通乎天穨。委輸乎尾閭。亙萬古而不竭不溢。其眞精之循環噓吸。相感於無窮乎。夫居高明。攬遐曠。游觀者之樂。非崇德修業之益也。談虛空者遺名教。逐塵喧者亡天機。非牖民成物之旨也。山川出雲。有開必先。時行物生。至教忘言。登斯堂者。可不思積川之義。而契雲怡之心乎。詢其經始。自乾隆戊戌春。越三年落成。費白金五千兩有贏。非天假之緣。未易致此。既愜所見。乃欣然爲之記。

筆花書院記

蕭山縣治之北有夢筆橋。橋之北曰江寺。昔文通寓居永興。其子昭元捨宅爲寺。故橋與寺皆以是得名。寺之北有筆花書院者。則乾隆十五年縣人陸巡捨家塾爲之。而沈鎡戴超氏各輸田以佐膏火。甚盛舉也。歲久荒圮。四十五年遷書院於東南隅。而筆花之趾蹟且以棲流就。過者慨焉。歲己酉方君維翰來綰縣符。下車親問父老疾苦。進諸生之彥者而禮之。聞書院之墟也。瞿然有復新志。邑之搢紳衿士翕然輿誦曰。賢哉我侯。不媿言偃文翁之美政矣。於是侯倡而羣和。次第修復。不日告成。蕭山爲珪之祖籍。猶桑梓也。今年夏。余科試溫台。旋過蕭山。聞之竊謂今之親民者。奔走期會之不暇。語教育則迂闊而訕笑之。忝我髦士之雅闕焉不講矣。浙江之左蕭山當潮汐之噏噓。而漁浦湘湖環帶幹峽。故其文章蔚跂。兼越東西之勝。自楊游倡道以來。代有名賢。不獨矜齊梁之掞藻也。有賢明府獎盥而振拭之。將士風醇而民氣厚。豈復慮城闕佻達之不丕變。而德行道藝之不古若哉。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以人倫爲本。以義爲質。以天命爲昭明。而後根柢六經。而發攄爲文詞。故言有物而蒨祿從之。此余拳拳以是敬告吾士民也。抑今能先務乎此。則其忠信慈惠之實政。必有以福蕭山之人。而河潤百里雨之施物以孳。亦豈獨我蕭山人之福也歟。是樂爲之記。

重修嵊縣文廟記

嵊居會稽之上游。山脈自天台天姥而來。蜿蜒屈曲。至是將開宕而刻溪清駛。爲山川幽曠之區。故其人

文亦樸而含華地勢然也唐君仁埴以名進士紹家學來司此土下車謁學宮愾然歎仞牆堂廡之剝陋曰是之不講何以爲士民式乃倡修之輿情輻湊不戒而孚不勞而集士木不煥豆登音佾之數次第備舉君嘗以迎鑾奏賦知名與余有文字之舊今年夏余自台度關嶺下新昌過其境問之嘉其異乎俗吏之爲也君請余爲文記之余惟許子瑜及紫陽之門周繼元淑姚江之學嵊之賢喆代有傳人顧學校徧天下而君子儒不聞出者行與知違而義不勝利也學道之效君子小人同之而今或以爲迂闊而不切於事情然則聖賢之所以教庠序之所以設豈僞爲哉循名而求實升階而儼思感應之速徵於听鼓孰謂教學之與吏治果扞格而不相入也余將去浙乃以平日之教諸生者舉而申之若夫修建月日及助工紳士則詳於有司之册不具書

六一泉三堂祠記

珪視學於浙之三年錢塘柴君杰以所輯西湖六一泉名賢祠志質於珪曰祠故有三堂曰正氣曰遺愛曰先覺乾隆二十一年自樓而遷主於寺之左右位次淩躐杰考訂成此以他省浙省分列之各有小傳而係以讚疑者闕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己酉正月之望珪櫂舟拜徽國文公祠步至寺其左爲正氣堂又左爲先覺堂主皆錯互雜廁不倫其右爲遺愛堂像祀周公新以下七人而東北則文昌石像位焉愀然不安考順治八年辛卯杭守張君奇逢記云既葺倣倣亭益文昌祠於再級則此像流傳百四十年矣乃諏日移供於崇文書院講堂之後閣下爰屬錢塘學官嚴殿謂馮省槐暨仁和場大使陸德燦鈔識各主

衙名。考之碑志。辨其譌舛。珪復取柴棗參核之。釐爲三堂神主次序册。言於鼛使盧君。修補敍正。俾觀者犁然而興感於其類。案六一之名。寓於歐陽。緣起勸上人。歐公與惠勤游。以語蘇公。公之初通守也。到官三日訪惠勤。有臘日游孤山詩。五月十日與惠勤諸人同泛湖游北山詩。惠勤初罷僧職詩。及十八年後再莅杭。勤公已化去。其徒繪祀歐公及勤公像。有泉出講堂下。蘇公名之曰六一而銘之。故惠勤當特祀於佛殿之西南隅也。祠舊名廣化。浣於楊連眞伽。復於劉青田明末建數峯閣。祀倪鴻寶六人。陳調元拓其前偏。祀楊左諸公。國初張奇逢與覺覺堂於講堂之左。移陸公祠旁之先覺祠主而祀之。又於西廡移前李太守祠之。此三堂之權輿也。康熙戊辰己巳閒。修葺增益。見於王尚書隴之碑文。其源流可考也。夫湖山之秀。非其人不光。宋時賈似道酬歌恆舞於養樂園。遂使山靈猶濁。激成文山之正氣以洗之。而善者無可爲矣。迄今游西湖者。前有忠武。後有忠肅。若日星之光。氣熊熊照人。所爲正也。唐之鄴侯香山。宋之文正文忠。所爲愛也。趙閱道之事天王姚江之知性。所爲覺也。人無豔倚繡嘉生之麗勝。而忘山高水長之清風。則湖山增氣矣。後之覽者。其尚有感於斯言。

黃閣河朱氏圭田記

珪籍大興。而蕭山爲祖籍。自先資政公。初置祭田二畝六分有奇。乾隆癸未。珪司閩臬。及壬寅。眡學於閩。先後二十年。續置田二十三畝有贏。僅及圭田之半也。歲丙午。典試江南。復拜浙江學政之命。具摺陳明祖籍。奉硃批。一切勉爲之。欽此。跪讀恩旨。感惕泚睫。乃盟心曰。若不倍常敬慎。負君恩而辱宗祖。不可爲

人矣。丁未戊申春。歲科兩試紹郡竣。及今年夏。由台州旋過蕭山。蓋三拜墓於越寨及黃閣河西山之祖墓。三年中增置祭田。併姪錫彤所寄買者。前後約七十餘畝矣。於是以二畝八分有奇歸於越寨。以二十畝歸近山公增七公。英三十二公。雄二十四公。爲祀墓田。而以五十餘畝屬之宗祠。竊取圭田之義。其內二十五畝。準前議。四甲輪年。十畝爲義田。歲終分濟族人之貧無告者。十畝爲學田。五畝有奇備納賦。其章程詳載於條約。雕版印百數十部。於縣各有案。其餘分授族人。俾互相稽。以期久遠。他日能從而廣之。更善也。嗚呼。我祖累世積善。庇佑我子孫。珪碌碌無狀。而天恩渥被。榮於鼎亨。敢不益勵晚節。保此清白耶。凡我族人。期共勉於善。忠厚勿媮。庶幾思圭潔之義。而白華之孝養。大田之仁恕。孳孳乎培本根於勿撥也夫。

復古藤書屋記

澄懷園在近光樓之東。爲桐城張文和公直園。傳於休寧汪文端公爲麗景軒。後諸城劉文正公居之。不戒於火。就其地改築。傳之漳浦蔡文恭公。賜園之東偏。有屋三楹。其庭植紫藤二本。每夏花葉葳蕤。漳浦葛山相公居此。時武進程文恭公來値宿。則寓焉。日晚。二老對談於藤花下。望之如仙。及嘉慶辛酉。珪蒙恩賜居園中。則藤臥於地。而屋爲輿夫所踞。予蹙然不安於懷。壬戌春。乃先構藤之架。而別葺屋三間於其南。以處輿夫。改是屋之欞窗。而開戶於其西。通牖於其左。闢門以達寢室。以是爲客坐。蒔花樹於其後。院前築籬。以掩映古藤。爲之外屏。倏然改觀。與嘉客落成之。乃悟曰。室猶人也。人之耳目心體隔閡於外。

則生意茶然。蕪穢而不治。反觀內聽。而通睿於靈臺。則營衛周流。瑩然洞然。滿腔皆生機矣。是舉也。豈獨以潤屋求舊云爾哉。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吾將以爲吾身心之鑒。作復古藤書屋記。

翠微山房記

歙之東。距城十五里曰翠微山。其麓則宮保曹尙書居也。程吏部振甲游其勝。慨然欲建書室。以爲棲眞講道之所。尙書諾之。掘土得石碣曰。許眞君鍊丹處。先是吏部官於京。有隱者云。已爲許眞君借地。募吏部爲築室。至是恍然。以爲定數。不可強也。築屋既成。走書京中。請予爲記。予嘗一至歙城。而未游翠微也。歙固山水之奧。黃山天都。其巨擘也。靈仙之所往來。一峯一壑。皆足以擅幽曠。挹靈奇。君讀書其中。所得不可以語外人也。大隱何獨居朝市哉。嘉慶甲子十一月旁魄日。磐陀居士記。爰系以招隱之詩曰。翠微巖巖兮靈仙居。鍊大丹兮光照廬。洪厓拍肩兮眞籙印。根源深篤兮接蒼震。回首岷峨兮鳳翀。歸而求之兮褰裳曷從。

翰林院掌院題名碑記

翰林之有掌院學士。唐宋承旨之職也。明初爲正三品。洪武十四年。改正五品。洪熙元年。始加師保。則一品。加尙書侍郎卿。則二品三品。其時若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是也。我朝天聰十年。建內三院。曰內國史院。內祕書院。內宏文院。順治十五年。裁內三院爲殿閣大學士。置翰林院。定掌院學士秩五品。十八年。復內三院。康熙九年。復置翰林院掌院。兼禮部侍郎。二十八年。以大學士徐元文兼管掌院事。則重臣

兼領之始也。院舊有題名碑。歲久漫漶。不可識別矣。嘉慶八年癸亥冬。以明年甲子春。皇上諏日幸院。時掌院英公和與珪謀。謹詳考其姓名。大書刻石於二門之內。東西竝建兩碑。左爲滿掌院。自折庫納至少司農英公。共三十二人。右爲漢掌院。自王公熙。熊公賜履至珪。共三十人。案德大宗伯文莊公。與少農父子。世掌院事。視珪座主鄂剛烈公。繼太傅文端公。座主阿文勤公。暨令子文成公。逮孫那大宗伯彥成。三世矣。與桐城張文端文和。皆世濟其美。眞盛事也。而考漢掌院中。若李安溪之經學。孫合河之理學。先師劉文正公之剛毅。表表在人耳目。尤於諸賢中足爲斯文楷模者。珪幸得廁於其後。而科分已歸然靈光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將置我於何等。敢不自勵而與諸同官交勉之。謹記。

曹宗丞佟學士戒壇合祠記

曹宗丞慕堂。己亥生。佟學士裕軒。庚子生。乾隆辛酉同舉於鄉。甲科則學士戊辰。宗丞甲戌。先後同館。兩人氣味符合。予於學士同會試榜。而宗丞與筠河先兄同榜。亦交相得也。學士淡泊。早請急養疴。爲山川游。宗丞喜從之往來。心跡善相磋也。學士好方外交。其性近禪。宗丞好善。其性近道。歲乙巳。宗丞以比鄰。常邀予談進修內養之旨。而學士獨喜參悟。此其同而異者也。及學士危坐解脫。乃悔其空而不實。曰。予功行淺。去道遠矣。子等當以我爲戒。宗丞善功。孜孜不倦。而超悟稍遜學士。此合祠兩公之緣起也。西山戒壇夐曠。長松異果。送籟龍唫。二公神當樂而安之。宗丞之長君給諫定軒。以予爲知其事者。請識之。時嘉慶甲子十一月朔。磐陀老人既題詩於冊。竝記之。

論

三十六宮都是春論

天有六位。地有六氣。六六坵參。還相爲宮。陽位潛於元淵。陰氣遇於碧穴。日踰月蠁。交光瀏晶。以協以居。往來芒芒。乘龍十二。以紀於斗。以摻於時。故曰天梘其根。月參其毫。陰陽貿乘。重三十六。乃攔于春。乾爻陽六宮。復一。姤五。臨二。遯四。泰三。否三。大壯四。觀二。夬五。剝一。凡陽之宮三十有六。坤爻陰六宮。姤一。復五。遯二。臨四。否三。泰三。觀四。大壯二。剝五。夬一。凡陰之宮三十有六。凡陰陽各三十有六宮。根於復。落於乾。毫於姤。墐於坤。循環交通。母隱子胎。黃龍之蠖擇於包魚。顧菟之闕。箝於呴雉。贏踦既鈞。會擸既中。故孔子執之。以作春秋也。天之根在坤之復。爲龍尾。坤娠陽於氐。孕陽於尾。易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氐爲天根。尾氣斥絕。下復於箕。箕爲天口。先王以至日閉關。關其口。養其根也。坤初往姤。乾初來復。箕斗之次。朋喪東北。龍龜之交。五陰異室。乾之二來臨之宮。龍出於田。龜靈於澤。坤之二往遁於南。易曰。執用黃牛。莫之勝說。是居牽牛之次。三陽自否來於泰宮。嫫女之北。天帝之孫。是曰帝乙歸妹。營室包荒。河漢用馮。四陽大壯。入五帝之車舍。是曰壯于大輿之輹。奎爲封豕。觭藩羸角。鬣之剛也。婁爲犧牲。喪羊于易。婁之傷也。五陽決一陰曰夬。入昴畢閒爲天街。陰陰國坤維。陽陽國乾維。日月五星之所出入。君子之所夬也。駕龍十五。入於乾宮。乾爲虎首。坤爲龍尾。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龍興致雷。虎猋生風。西南遇陰。坤乃得朋。

金氣既盛。水德王於章漢。太微之庭。月五星之軌道也。東井南北河。月之窶也。軒轅黃龍體。女主象。虎交於龍。故曰女壯。傷鉞誅鎮井。是爲繫于金柅二陰入遯。陰自尾而來曰遯尾。陽自首而往。柳注星頸。遯之肥矣。否則陰陽夷矣。客主攡矣。張素觴客。翼主遠客。泰以陰爲鄰。否以陽爲賓。軫車碾磑。上而生風。大觀以成。杓攜龍角。攝提四方。盥於廟亢。牽衿驂房。心爲明堂。君子得輿。小人剝牀。雌龍十五以入於坤。相隱相輔。瀸於其尾。尾爲九子。媾於陽九。至十有一月。虎始交。龍虎首尾。敦圍蟠蟉。天月根窶。輪囷盤糾。三十六宮既布。十二政用修。天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陰陽維紐。交於其極。會於其根。月離於畢。夫以遇雨乾以首虎。目從於箕復以息風。坤以尾龍。細細縕縕。萬物化醇。晝人夜人。荒其若春。像春之象。謂之連山。孳春之精。謂之歸藏。芳春之莢。謂之周易。螢春之色。謂之太元。通春之化。謂之皇極。春之爲義罠矣。贊曰。

元惟天踵。牝惟地竅。黃宮通理。白室生耀。鸛鷇儀天。蛾腦依月。莫悅其根。疇測其齛。眙交坎離。雌雄在腹。推光吐景。環於眺胸。坤道藏往。復心知來。六六之宮。如春登臺。

無前知論

前知之說何昉乎。易曰。神以知來。我以藏往。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知易者。莫如周公孔子。則能前知者。宜莫如周公孔子矣。然而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不止子路仕衞。未有知兄之必叛且誅而姑使之。知門人之必醞而不固止之者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子張問十世

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聖人之所謂前知者。如是而已。故有可知者。天不變。道亦不變。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惠迪吉。從逆凶。善不善必先知之是也。有所不知者。封建變而爲郡縣。晉楚變而爲項劉。二氣之災祥。五行之錯幻。人心朝舜而暮蹠。人事昨矢而今函是也。世之好異者。作爲讖緯。以附會孔子。曰。吾師蓋嘗知之云爾。夫孔子之聖。不必前知。使其前知。則當與回終日言時。已灼知其不久矣。何待其死而慟耶。孟子以下。其書具在。其不能前知。不待辨也。或曰。儒者則不必前知矣。二氏之道。其必能之。曰否否。老子曰。前知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老子不必前知也。楞嚴經曰。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若復此中。有一小洲。只有兩國。惟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覩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彗適珮玦。彗孛飛流。但此國見。彼國衆生。不見不聞。夫日月之食。後代推測益精。不如經之所說也。是如來亦有所不知也。或曰。鬼神之道。無不前知。然爲因果之說者。凡人之吉凶禍福。一視其人之善惡而乘除推遷之。夫既可轉移矣。則亦烏能前知之。如不可移。是人事之修省無益也。或曰。卜筮之術。精靈之物。皆能前知。曰。不然。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脫刳腸之患。眭孟京房。皆不自知其死。是智有所不逮也。千年之狐。其辨足以屈張華。而不料其將見殺。是物彪固有所不知也。必曰。無一機之先兆。無一理之先覺。則誠拘於墟矣。然而有知有不知之理。不可易也。是以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居易以俟命。不爲萬變所惑。豈不卓哉。

說

滋德堂說

滋德堂者臨海宋鑑溪封翁之所居也鑑溪名燕國子生幼有至性爲母封股體故弱年十七以喀血病不能應試乃講養生之術四十以外逐彊健行年望八耳目聰明步履不待杖閉門課其子世犖經書皆口授予視學試浙東世犖以古學見拔將貢成均矣乾隆戊申舉於鄉考取咸安宮教習期滿奉旨以知縣用世犖館於我家幾三年今將告歸省其親予勸之會試不肯留且請曰犖之父明年八十矣祈吾師一言爲吾堂構說則吾父得仁人之言可以爲親上壽且榮及世世也予曰書不云乎樹德務滋潤其本根則發於枝葉翹翹競起松根茯苓千年茂悅不可以樹木樹人量於國爲棟梁於家爲椿柏此滋德之千春萬秋與天地比壽者也理之必然吾烏乎測其數哉

解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解

孟子不受齊王之召見而託疾不朝及明日出而王使來仲子飾詞以對又爲要路之請孟子不聽則徑歸耳歸而不肯朝之跡自著何不得已哉趙岐注云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

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丑氏。朱子集註無釋。後之講家。乃皆以孟子爲終不朝。而不得已三字。懸而無著。心竊疑之。夫孟仲子。孟子之從弟而受業者也。以其對其要爲非。則斥之可矣。何嫌何迫。況既迫其言而無歸。又何違其請而不朝乎。是兩無處也。既不朝矣。齊王怪而究其故。則不召之義。自可徐陳。又何不終日而亟白於景丑氏耶。蓋聖賢之言動。不遠人情。前者齊王就見寒疾之詞本婉。而孟子不幸有疾之拒。亦晦及明日出弔。以使之聞之。乃問疾醫來。既近於禮。而趨造之對。要路之請。又迫於信。必矯而拂之。非情也。此不得已而遂朝也。既朝。則前次之一辭一弔。俱屬無謂。故不得已而申其說於景子也。鄙意以爲不得已實兼此二意。然苦無以爲質。偶檢儀禮鄉飲酒禮疏。引孟子公孫丑篇。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云云。不覺狂喜。乃知唐賢賈公彥早作如是解。眞先獲我心矣。故讀書者。不可執一自蔽。而不深思參考也。

易言心解

易之言心者十一卦。泰象乾坤之交。六四傳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謙取艮。六二。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復取震。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坎之彖詞曰。有孚維心亨。傳曰。乃以剛中也。說卦傳。坎爲心病。其於木也爲堅多心。咸取兌艮。彖傳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明夷取離。其六四彖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傳曰。獲心意也。益取風雷。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傳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其上九曰。立心勿恆。凶。繫詞傳曰。易其心而後語。井取坎巽。九三曰。爲我心惻。艮之九三曰。厲熏心。傳曰。危熏心也。旅取離。九四

曰。我心不快。傳曰。得其資斧。心未快也。中孚取中虛。其九二之傳曰。中心願也。同人取離。其九五繫詞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繫傳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能說諸心。又曰。中心疑者。其辭枝。合而言之。八卦皆可以心言矣。乾坤之心。見於靜中之動。風雷之交。見於益恆。有孚惠心則吉。立心勿恆則凶。坎離之交。誠則維心亨。不則爲心病。天火則斷金如蘭。地火則獲心入腹。澤山之交。虛則感人心而和平。窒則艮其限而熏心。虛實動靜之間。心之妙用盡之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以此洗心。以此說心。易其心而後語。中心疑而辭枝。言爲心聲。可不愼歟。

孔子不出妻解

有問於予曰。孔子出妻之事。有諸。予曰。傳者之譌也。何以證之。吾曾謁衢州孔廟。有子貢手雕楮木聖像。暨聖配幷官夫人像。其家世祀之。夫出則與廟絕。其後人何爲而世祀之也。曰。孔氏三世出妻之說不然乎。曰。有之。其一叔梁公也。施氏無子而出。是孔子之嫡母也。其二謂伯魚。所謂子思之母死於衞。子思哭於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其三爲子思。記曰。子上之母死。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指孔子喪出母施氏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伋則安能是也。若孔子亦出妻。則是四世出妻矣。故曰。傳者譌也。然則記稱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子曰。噫。甚也。是何解歟。曰。父在爲母期。年屈于所尊也。故夫子節之。曰。伯魚何爲出其妻。曰。古者不以出爲忌。或伯魚死而改適。聖人不之禁也。總之聖人以五倫示人。則必不出妻。

傳

陳大受傳 史館作

陳大受字占咸湖南祁陽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編修二年上御乾清宮試翰林詹事諸臣詩賦論各一篇日午御座以待大受章最先成奏焉上喜置第一擢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是年累遷左庶子侍讀學士少詹事三年再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主浙江鄉試四年遷吏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冬出爲安慶巡撫是時廬鳳宿泗潁洊饑發倉穀且盡大受請於宜麥地買麥又分糴於江廣且發且儲六年壽宿水無麥則以振之既連歲饑多盜盡擒致之法有六十餘人者乃盜米麥大受哀其情爲奏原之夏署江蘇巡撫江蘇常鎮揚大水大受至則糴倉穀疏溝瀆築圩岸修廬舍斂浮殍糴鄰穀請緩今年徵水平魚蝦種在野乃募民先冬捕蝻種遂以絕既實授江蘇巡撫七年淮海徐下田積水不可以麥民有食蒿者大受爲口借二月糧以聞上命截江廣漕米七萬石振之初句容之黃堰壩灌田八千畝郭西塘灌數百頃歲久且淤大受乃貸社穀令民以力就食利復而民不饑秋河決古溝再決石林高寶興泰徐水大受以聞上命截漕米撥協銀穀計千百萬大受請借民草價蠲牛稅一年禁溫州商之海運者皆報可又發帑海州官爲買穀平糴十年戶部議禁商囤大受以爲商人貯米得少利則散貯不過一歲民且利焉請勿禁便又奏城工核減議在節用用省工惡修更倍之城郭以數百計不宜節於

目前。上皆是之。十一年。加太子少保。秋。淮海徐屬之被漲。災者十七。大受行邑至海沭。見草食者。取嘗之。苦澀。乃趣散粟。借之種。調福建巡撫。十二年。奏臺灣倉穀之壓欠者除之。免其民陳宗等□餉。閩故民番雜處。語非譯不通。有民殺人。坐之番。賄通事成之。大受疑其情。再鞫竟得白。冬入爲兵部尚書。十三年春。上東巡。大受馳至行在。召見。問東土饑饉情事。大受盡以所見對。卽命於行營前議振事。既命還京。主會試。轉吏部。夏。直軍機處。協辦大學士事。直上諭處。教習庶吉士。侍講經筵。秋。兼署戶部。時金川用兵。上憂勤方略。軍書如織。雖夜分必達。大受日數被召見。或夜宿直廬。凡大謀幾事皆與焉。出入見星以爲常。歸則積帙數寸。刻燭披覽。十四年春。金川平。晉太子太保。加軍功三級。秋。署直隸總督。大受既盡瘁病甚。上數存問。遣醫賜葭藥。冬。稍閒還京。十五年春。出爲兩廣總督。兩廣去京師既遠。官偷民嚚。大受欲以猛易之。舉劾不法之吏無虛月。風俗爲之一變。十六年秋。疾作卒。遺摺至。上大悼惜。命入祀賢良祠。與三代封蔭一子。輝祖賜祭兩壇。諡文肅。初。大受父綵夢神人以緋衣兒授之。生大受。兒時行仆市中。逸馬輦至止焉。人以爲異。及長而家貧甚。耕於山麓。同舍漁者。每夜出捕魚。大受爲候門。則讀書以爲常。既貴。以父母生母皆不及養。故每自刻苦。事兄尤謹焉。神氣端儼。眉目皆上起。豐髯有威。朝廷以爲重臣。子四。輝祖。繩祖。嚴祖。及祖。

黃芳度傳　史館作

黃芳度。福建平和人。以父梧歸國功。襲封一等海澄公。初。鄭成功竊據海島。而海澄者。其出入門戶也。使

梧守之。梧以歸於我。扼其咽喉。成功大窘。故怨黃氏尤甚。康熙十三年。耿精忠與鄭經爲亂。時芳度守漳州。密疏所以破賊狀。凡七上。皆阻於賊。不得達。最後得芳度蠟丸書。乃言守死閒賊。誓不背國事。上嘉獎之。明年。鄭經幷力圍漳州。芳度傾家貲。募兵與之相抗。分督將士守四門。屢以閒出奇兵邀擊之。斬獲無算。久之。賊攻益力。芳度使其從父兄芳泰與賴突圍出。求援於粵。而誓將士以必死。乃積火藥埋宅中。告其人曰。鄭氏讎我家切骨。我以死力抗之。城陷。我義不爲賊辱矣。汝等亟舉火。無使賊生得我一人也。芳度守城凡六月。賊日夜攻。不得下。其從父兄芳世以中路總兵自粵來援。未至二百里。會其下吳淑叛。十月六日。天初明。芳度登城巡北門。淑等潛開城東門出迎賊。直入芳度家。絕其藥繩。火不得發。芳度聞變走開元寺。仰天呼曰。反奴負臣。臣死不敢負國。遂投井死。賊出爨其屍。妻李氏自縊死。其家人及諸將士。皆罵不屈。賊盡殺之。加慘酷焉。芳世以其事聞。上大震悼。加贈王爵。賜謚曰忠勇。妻贈王夫人。諭祭二次。命官治其墓。建坊以旌之。以芳世襲公爵。卒。弟芳泰嗣封。卒。以芳度子應纘嗣封。

王節婦傳

節婦姓王氏。連江人。諸生王世球之長女。年十七喪母。父又疾篤。氏無兄弟。而家故貧。送死養疾無憾。已而世球卒。氏泣告族人爲立後。歸同縣陳光堂。逮事王姑及舅姑。克孝。光堂爲諸生。應癸卯鄉試。遘疾歸而卒。是時氏年二十有七矣。子女皆孩幼。丙午秋。縣大水。氏鑿樓以緬懸光堂棺。得不沒。夫既葬。乃葬其父母。命子名賢。歲拜兩姓之墓。從父弟王洪墀娶妻陳氏。三月而洪墀死。家貧。或欲奪陳志。陳不可。誓爲

女僧氏憐而迎之家。與共寢食三十年。其與人爲仁如此。夫弟先爲其叔父後。無遺產。氏請於舅。與均財。娣病。撫其女如所生。名賢。既長。教之散財爲義縣人賴之。乾隆庚午。有司以氏守節久。請旌於朝。報可。甲申氏卒。年六十有八。

贊曰。予攝福州守。試童子於連江。得陳滋源。滋源來謁。述其王妣守節本末而求爲傳。予惟旌淑風勸守士者之志也。女子非有大故。不以節見。非窮苦患難。或不奇。然其能爲難一也。易節之兌曰。安節亨。其王氏之謂乎。

遂昌王氏兩節婦傳

邱氏。遂昌西鄉人。父于宏。母鄭。于宏先卒。喪之哀。事孀母尤孝。年二十一。嫁同縣增生王肇洲。生子淩雲。肇洲以試於郡。冒暑暍病歸。邱誠進湯藥。祈以身代。竟不起。欲殉之。母鄭諭以舅姑老。孤幼。義不可死。邱曰。母教兒是也。遂力養舅姑。皆臻大年。督子淩雲讀書繼父志。淩雲入學爲諸生。食餼矣。初。邱年二十有四而寡。今六十餘。婺婦祝。生子開煦。蘇氏名杏姑。亦遂昌西鄉人。父宗軾。兄諸生雲漢。宗軾蹶傷足。氏扶持不少離。及卒。絕葷飲。終祥如禮。許嫁於王開煦。請期有日。而開煦病。母兄欲緩之。氏曰。王郎病不可知。幸未篤。當往視湯藥。若不諱。死生以之。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三日。適王疾不可爲矣。謁王姑邱。姑祝。邱尤憐之。越三日。開煦竟死。絕而復蘇。邱慰勸之。蘇亦勸王姑與姑勿過哀。衆遂不疑。已而入室。引刀絕吭。姑走抱之。端坐而逝。及斂。色如生。年二十有二。

論曰。遂昌在處州西北二百里。萬山萃岊中。士樸遨少文藻。何女子之多奇節也。邱與蘇爲祖孫。邱有子不可以死。則以永貞爲難。若蘇者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乃堅志殉之。哀哉。易小過之恆曰。遇其祖。遇其妣。蘇之以節死而遇妣也。何過之有。抑不過何以爲烈女子耶。

寧波府同知陳君家傳

君姓陳氏。名洪範。字禹書。順天通州人。考光肇。候選州同知。教子以義。君力學爲詩文。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舉於鄉。第三十九人。雍正六年。揀發廣東試縣令。七年。知東安。十年。調知英德。英德苗獠雜居。有長岡嶺銅礦。俗呼難治。君勤且廉。一切聽解輒剔。凡剽桀者。刺知其主名。聞君將至。跳而走他邑。戒其黨曰。是官不可犯。謹避之。君益踈厲精銳。日夜不休。至於病癰。制府使醫視之。則宜投補益之藥。君貧不能服也。以是益賢君。乾隆五年大計。以卓異奏見。天子允之。明年。陞浙江寧波府同知。在浙三年。署餘姚永嘉二縣。一如治粵時。其先在英德。天久雨。礦工數萬人乏食。君借之糧。不待報。至是掛吏議落職。然粵人思而祠之。十一年歸。蕭然無以爲資。輒買書若干卷。曰。以是貽吾子。顧好急人之急。聞則傾槖賦詩以老。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有子河。圖州學生。勵志能文。君教之曰。吾鄉舉日。汝祖曰。嘻。兒他日得爲官。不負廉明二字。則吾有子矣。某心銘之。及至粵。即手書此二字於庳。誓曰。吾不能祿養。忍違此遺命乎。今雖罷閒。尚無憾也。汝識之。及其病革。呼河圖而重命之曰。汝他日儻仕乎。汝祖廉明二字不可忘。吾瞑矣。河圖述其語。則悲不能止。

朱石君曰。儒者近文章。砥厲廉隅。尙矣。予獨賢陳氏以儒守業。至於父勉其子。子戒其孫。勤勤以廉爲教。當榮辱死生之際。而不及乎利。可謂知義矣。雖古之達者。何以加焉。

陳聖周家傳

君姓陳氏。名名賢。字聖周。連江人。自其遠祖明廩生僑。至君父光堂。七世皆爲諸生。君生四歲而孤。母王氏撫之。以事舅姑。予嘗爲作傳。君祖修士。念一孫孑然。有少子先出繼。心欲歸之。屬纊時。以左手書字不成。君跪請曰。男字耶。必歸叔父。令服子喪。君祖連頷之而瞑。君果歸之。其善體祖志也。君以太學生五試於鄉。不售。乃罷去。曰。古者保息本俗。有族墳墓。聯師友。相保受葬救賙賓之教。是可行也。乃出其資。昏嫁中外族之孤。周其貧者。葬棺槥之無後者。君曾祖登嘗三復東湖水利。溉田千頃。有欲竊墾者。懼君不可。乃唱以利。君搏其頰曰。是使予不成孫也。君之遠祖。在宋時有名琳。鄉舜申及德一者。葬週溪山。墓荒不祀。君登山。鳥嘲啾於古樹。求之得碑。則爲士人種地瓜成田矣。號之官。士人乃鑿滅碑字。不可辨。夜有神燐聚散入其屋。比令來履勘。假寐頃。見絳衣者三人揖之。乃案譜志。歸其墓於陳。蓋君追遠之誠所格也。距縣三十里。有賢義溪。水發則溺人。君既助修石梁。而南關外通濟橋。創於隋大業間。其下水仰受福安寧德候官羅源古田五縣之川而注於海。橋洞十有六。其五無石梁。中二洞。廣五丈有奇。以木代石。屢朽。君與同志五人倡修之。戊戌春伐石於靈果山。得大石梁五。小者八。乃繩所過泥田而塍其徑。塍內輦石。價其值。不二旬而辦。辛丑大石梁折其一。君再身任之。勞劇而疾作。癸卯六月十有九日。石梁成。君扶病

落之歸曰吾可以死矣蓋其勇於義而不愧乎勤事也七月二十五日卒君生於康熙庚子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四妻王氏先卒子一滋源廩生女一適同縣廩生楊廷岳孫四敬本敦本嚴本政本女孫二贊曰滋源予廿年前攝府事所取連江童子試第一人屢試高等及予視學詢學官舉滋源優行生或疑之予曰是行不優乎抑文不優乎予所手定優生三人其二爲寧化張騰蛟霞浦游光繹二人者舉鄉試第一第二名以去而滋源先闈期丁憂豈非命歟君宜見其子之達而故遲之抑滋源能世其善行則不朽其父者自在達不達固不可知也滋源乞予爲文傳其父甚哀予不忍辭爲敍其略授之使藏家乘焉

翟瞿園家傳

翟洗心字聖以一字瞿園安徽涇縣人傳聞翟之先本張姓勤徙也當元末與陳友諒同起兵於蘄戰歿友諒字其孤友諒敗避地至涇有李翁夢虎臥其里覺而跡之則少年貌甚偉詢其由來館而妻以女遂從翟姓所謂敬六公者也是爲徙涇之始祖卜居涇西南八十里之桃花潭左潭水發源於黃山而注於涇其後族緜衍聚居幾萬人曰水東邨翟氏十傳而至瞿園父之煥明季諸生瞿園兄弟六人於次爲仲時天下初平山賊猶梗歲戊子之煥率族捍賊全其鄉瞿園既代父兄治家政曰吾族大當有以保息之乃倡輸田之在宣城者三百畝於宗爲祠田立條約祠墓祀以時貧鰥有養秀者有獎曰常稔莊瞿園太學生不爲舉子業然好藏書其妻詹嫁時益之書數輛涇人好古者多就鈔讀家豐而好義年八十一卒宣多圩田以土埂爲防值歲者修之壞則罰瞿園雖不值歲必出資以助修故終其世埂堅而無競及瞿

園卒後族以埂壞互毆擊人益思其惠瞿園之喪有來弔者喪甚哀其家怪之問其姓名曰我宣城周采臣也少孤母老三十未娶某年試罷歸遇公於旅詢而憐之乃出裝金使歸娶勸無廢學曰薪水吾任之今若干年矣其急人之病而不自伐多此類也曾孫繩祖乾隆甲辰進士

贊曰繩祖以其曾祖瞿園之行略請予爲家傳曰予嘗乞笥河先生爲先曾祖傳先生諾之未脫稿而殂敢乞公成之予竊聞翟氏之先甚豪偉及其聚族於涇四百餘年丁男以萬數非積厚而流深者不可得也瞿園慷慨多隱德繩祖以詩書起家豈不韙哉

邱府君家傳

君邱姓諱雲錦字綱思一字玉林其先南宋嘉定時有名燾者官同知樞密院事始居江陰明嘉靖中遷蘇之長洲曰嘉嘉之子承周早卒婦盧守節其子存禮孝於母俱得旌其門是爲君之曾祖君之祖曰文勳父曰聖舉君少從父游京師後遂家焉九試不售以善書充一統志館謄錄生書成留充實錄館謄錄乾隆甲子選山東寧海州州同已而丁父母憂去服除戊寅補江西寧州州同寧州饑其時州牧他出饑民鬨聚州治所諭之不解或謀脅以兵君曰不可救荒如救焚奈何煽其焰耶叱民毋動亟發倉粟千餘石平其價糶之而獨申上官請任擅發罪於是境中帖然所全活甚衆君之才識幹濟有造於世人者咸類是而其子孫之熾昌有自所謂天道果不誣也君在江右十二年署奉新浮梁諸縣皆能其官卒以有所忤罷歸而君之諸子皆成名矣君友于其弟之鈞歲甲午將之京師六月二日卒于德州舟次君生康

熙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九。誥封奉政大夫。河南道監察御吏。加一級。妻繆氏。贈宜人。側室鄭氏。封宜人。李氏。封安人。子五。庭澍。乾隆壬午科舉人。己丑科考取內閣中書。河南道監察御史。庭潤。太學生。貤封內閣中書。庭濬。乾隆壬辰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庭注。太學生。庭潛。府學生。孫三。桂蟾。候選主簿。桂山。乙未科進士。內閣中書。桂丹。府學生。曾孫二。家煒。家煜。御史君請予爲之傳。輒敍其略。以備採于家乘焉。

贊曰。憶自乙酉。君之長君御史。館於兄仲君家。從予游。二十年來。君之子若孫。起家連取科第。列官清要。歲丙午。太史與中書君。分典閩浙省試。可謂盛矣。予固知君之隱德所貽者厚也。寧州發粟一事。君眞不愧循吏哉。

黃衡州家傳

君諱興。仁字元長。號藹堂。安徽休寧人。初。黃氏自晉新安太守卒葬黃墩。世家焉。祖鍾。父治。安君年十九。以商籍補錢塘學生。北游太學。援例起家刑部江南司員外郎。時雍正九年也。已而京察一等。擢福建司郎中。十三年。黔苗不靖。張尙書照出爲經略。奏以君從。改江西司。在軍營。屢以功得敍。今上卽位。以黔省用兵。恐廢農事。詔借給牛具籽種。君奉檄行黃平及施秉餘慶諸州縣。莅視給散。不假吏胥手。乾隆元年九月。還京。授湖南衡州府知府。故有九釐餉。國初洪經略用兵時權設額也。後遂沿爲例。君上牘請免之。議格不行。權衡永郴桂道。罣吏議落職。君曰。吾得歸與諸兄弟奉老親足矣。遂老於家。嘗寓杭。已而遷蘇。

卜宅師子林。元高士倪雲林所手造也。聖駕南巡。五幸其處。蘇人榮之。君教子嚴。長子騰達。辛巳進士。掌京畿道監察御史。次軒。辛卯狀元。上書房行走。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司經局洗馬。季騰驤。貢生。君年五十有五。乾隆二十一年卒。妻汪氏。程氏。側室李氏。汪氏。孫七。葬於柏山之原。所著有南征集。南歸集。松園編。師林紀勝諸書。藏於家。

贊曰。君負幹才。不竟其施。而歸老於林園之樂。人或惜之。然以其穀貽子孫。聯翩取甲第。卓犖競爽。則君之隱德可知矣。予與仲君同直書房。知其大略。爲著於篇。

鄭賓日文學家傳

常州之鄭。初在南唐保大中。有本初者。自新安仕晉陵。卜居郡西北江濱曰鄭港。九世原善。遷于秋鄉之鄭墟。十七世儼。遷東垓。二十三世琢菴公章。爲邑諸生。生三子。長曰之罕。字展宗。又字賓日。世爲武進人。六歲。大父留耕公授以小學。閒問兒。喜書中何句。對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大父奇之。畀書田十畝。已而琢菴公欲售田爲考作壽藏。曰。兒肯不。對曰。祖父所賜。爲祖父作藏。不亦宜乎。留耕公之妻悍。有段氏妹。以其孤女孫約爲昏媾。故君聘於段。已而女患風病。折右肱。右足跛。欲辭昏。君甫九齡。父詢之。對曰。是不歸兒。無歸矣。曰。後得無悔乎。曰。大人義不以孤女負諾。兒忍負心耶。年十九來歸。踰年患目疾。遂瞽。段勸君買妾。君不肯。琢菴公笑曰。予嘗以劉得之取瞽女爲難。不意汝今能之。越二年。段卒。父爲繼室於卜廟見後。即令謁段之墓而迎其母顧養之終身。歿葬於段墓之右。卜氏以田六畝歸君。

曰母遺命也君卻之年三十一入府學爲諸生授館於外所得脩脯養親及兄弟之子爲從兄弟授室無私財焉四十五丁父憂鬚髮盡白越十年而母卒越五年妻卜卒遂不取先是族人修譜遠引漢康成宋沖素爲始祖而削本初公以下十一世琢葬公力爭之不得遂別構祠於孔邨並輯舊譜以識其眞至是君命其子環更正之曰不敢誣其先也君耆學工古今詩文辭八試不售與同縣劉文定公爲老友文定以宰輔家居過君竟日談君猶呼之曰世兄云有富者以生日召客時歲歉餓者鑿集譁其門欲撞而訟之官公方食聞之投箸趨告曰人予穀一升錢十文不數十金衆立散弭禍而種德何訟爲從之盡解去君念鄉人乏食卽出所得脩脯振之以爲倡其勇於義也多類此年七十七以蹶傷足明年夏卒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五月六日也生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九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八子環丙午科舉人孫二旦興庚子科舉人昱興曾孫兩便環合葬君及繼室卜於禮巷東邊

贊曰予丙午科典試江南榜發人以爲得士而最指稱者鄭生環也環以歲貢生教於鄉從之者多掇科第而生孳孳爲善不啻其口生謁予則縞紵請爲其父作傳每謁必跽拜何其誠也予讀環所作行實知君之篤行有以先之矣无妄之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君耕且菑矣子孫之穫畬豈妄也哉

臧禮堂家傳

禮堂年三十卒其兄庸爲之撰行略悲不自勝珪既作哀詞矣庸請作傳曰非能爲古文者不足傳吾弟也珪勉應其請禮堂姓臧氏常州武進人兄弟四人行三少性執年十二讀書攻苦究心經史字學娶婦

胡初婚夕教以孝弟長言令熟聽乃合巹事父纔宏久病每夜焚香禱天父稱其孝母章患風疾侍鄰下刻不離壬戌割股請減壽一紀母愈而禮堂竟夭矣著錄孝子女婦事蹟數百卷說文經考十三卷阮中丞元聞其名親拜聘襄詁經精舍持服避之許白衣冠方見於舍兄弟有過則諫必改乃已故其兄庸鐸弟屺皆以孝友推之無閒言顧性孤介耿直得秋冬氣多此所以生不享福報死必爲神祇者亦氣類之自取也無子以兄弟子後之

贊曰吾聞孝爲百善之首士而割股者雖非中道豈可及哉然而吳錢氏棨爲母割股而三元及第官至二品禮堂何一科不獲雋偃蹇而夭折哉豈非命數使然天亦無所容心於其閒歟既有令名而復求壽考范氏之母可謂達觀矣

知足齋文集卷第三

墓誌銘

衢州府知府林君墓誌銘

林君穆菴卒之明年。其弟明佐迎喪來京師。請其同年友朱珪爲之狀。且請銘以歸誌其墓。珪惟不能爲古文辭。懼不足以表吾穆菴而義又不可辭。乃以狀屬之家兄竹君而珪誌之。君姓林氏。諱明倫。穆菴其號也。先世自漳浦遷廣東之始興。傳十世爲君祖先瑋。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生高品。君之父也。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君少好學。初授左氏傳。輒以意首尾聯綴之作數十大篇。以觀其文章事跡之終始。蓋已有志於爲古文。乾隆十二年。君年二十有五。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同年官翰林者。建寧朱仕琇業古文。君居館中日與之劘礪。以爲揚雄韓愈復出。不易也。居三年。仕琇外授去。君獨深思古文所以明道。不如求其本。乃盡讀宋五子之書。而反之孔曾。以爲確然獨有得也。時其心所可者與之言。不則噤然。同年安平陳慶升。金匱秦朝釪兩人。最心折之。而珪好與之辨論。穆菴不拒也。十七年冬。堃編修。明年記名以御史用。秋。奉命主山東鄉試。時仕琇以夏津令充同考官。以故所錄文往往有古法。十九年夏。出知衢州府。君之治衢也。決然以教化爲必可行。以禮一民之吉凶賓祭。不得妄有

期會。衢俗。婚則招搖酬飲於道。誇豐嗇相鬨。喪事以布帛賄弔客。梵唄闐鏘。歲春秋奔走輳九華。媚神求福禨者。皆一切厲禁之。修正誼書院。閒則至講堂。進諸生而牖之曰。士民之倡也。太守士之師也。士而不學。學而誖乎聖賢之志者。太守恥之。初衆未信。久而翕然曰。太守愛我。太守賢。終其罷去。迄今衢之人。必曰林太守賢。歲旱。君爲文禱於仙霞嶺及所爲石將軍者。曰。知府有罪。旱魃殛我。無虐我民。已而果雨。郡或有雨雹災。則親徧視鄉縣。計畝戶上報無漏。嗚呼。君所爲盡心於教化。誠於愛民者歟。然君性介而多恥。見上官則吶貌不似能吏。二十一年冬。遂以才力不及奏罷去。例降調者當引見。其明年秋。來京師。君舊有咳血疾。至則病甚。遂卒。前卒之日。珪往搴其帷視之。張目曰。死矣。命也。無他言。顧其僕下帷。若不忍視予者。嗚呼。可傷也已。明日五更。珪當朝別去。朝罷。趨而往哭之於牀。蓋君以夜半死矣。君初來時。珪夢獨騎而過君至門。則聞君死。入哭之。君蹶然生。瞪目視予。珪心惡之。是日也。珪急獨騎而往哭君。視之。瞪目如夢。翼夜。珪手斂君。祝之終不瞑。嗚呼。可哀也矣。貧無以治喪。發其裝。官翰林時弊衣數襲而已。守三年。乃不增一衣。嗚呼。若君者。可謂廉矣。君來時。珪固索觀其文。許諾未出示予。比君死而得盡讀之。然後知君之於文。幾於道。不悖於古也。君卒一月。而仕琇以改教來京師。刻其古文。朝釨爲之傳。君深目而削下。多眉鬚。廉靜猥潔。勇於自任。於道未知其所至。然其志決不爲僞。君之言曰。行百里者至則倦焉。非勁也。志在百里。行千里者。未至則不止焉。非勁也。志在千里。然則君所謂有千里之志者。惜乎其死也。君生於雍正元年癸卯七月十一日卯時。卒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十五日某時。年三十有五。娶張恭人。

生子洛淳淳爲君弟明何後女子一君著有學庸通解讀書通言古文詩制義若干卷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銘曰

孰強其志而弱其躬嗇於厥年聞道則豐死而克存視此幽宮

太常寺少卿鄭公墓誌銘

公諱其儲字又梁一字虛齋姓鄭氏荆之石首人其先出漢鄭莊南宋嘉泰閒進士沖霄公者卒官江陵葬於石首其子淑濟公遂家焉世有德鄉里至公考飛雲公贈中憲大夫有六子公其次也少爲名諸生年二十七舉康熙辛卯鄉試壬辰成進士改庶吉士癸巳授檢討辛丑會試充同考官得邵中丞基盧運使見曾等世宗初元改授戶部山東司郎中絕請謁介然不阿梦蹟就理三年擢工科給事中丙午奉命主四川鄉試請假省親使竣歸及夔聞母袁恭人赴明年丁父艱克盡哀禮己酉服闋庚戌授四川松茂道參議縣州水壩顧廷璋寧壩楊元石馬壩李重吉等掠借穀麻脅衆僨張大吏檄公往治之公廉得民饑先發貸倉穀安行密捕檎其魁至則帖然時方亢旱公虔禱齋祓日卓午仰籲忽有雲隱隱心攸益懃少頃雨三日歷禱旁縣皆應氓雜踞泥潦中送迎公呼聲載路蓋公生平以誠治己其他政類然甲寅奔生母胡恭人喪今上乾隆戊午擢太常寺少卿庚申轉大理寺少卿遷左僉置御史明年改順天府府丞承治京師校士事公刷剔浮籍寄姓以端始進每科歲郡試衡文拔才勤勤如不及丁卯又轉太常寺少卿己巳致仕歸越五年終於家配陳恭人孝謹儉勤生子二家謨家語俱太學生女四孫男二謨生永常

語生永琳。公生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七月十七日辰時。卒於乾隆十九年甲戌二月十八日巳時。壽七十。陳恭人之生。後公十日。於公之歿年九月三日卒。乾隆三十三年某月某日。合葬於縣之南鄉彭田岡。公官少京兆時。歲乙丑。珪年十五。應府試。公首擢之。期以國士。兄垣。鎮皆辱公知。時冬月。公來予家。坐廳事。先君命予兄弟出謁。公大詫曰。君柰何凍裂君莊。先君愕然。公徐曰。此三進士吾三莊也。速衣之裘。先君笑諾。珪自是乃得服羊裘。及歲丁亥。公歿十四年矣。珪司臬楚北。明年。乃助公葬而銘公藏。銘曰。

誠澤民。明擇人。銘公德。礪余身。以昭其後昆。

孫母張太夫人墓誌銘

興縣孫文定公立身立言立朝。爲名宰相。人仰望如天斗地嶽。珪嘗一親炙公。温然其易。腍然其仁。巨儒也。其後公歿。珪與公仲子廉使孝愉同官於閩。讀公遺文。拜公之夫人於堂。雍雍愔勤。然後歎公之修身齊家。教澤純厚。不愧乎古人也。及哭廉使君陽曲之南郊。弔太夫人於旅次。哀傷之餘。神明清穆。非中有定主者。曷能閑常變而不亂。乃知太夫人眞文定公配也。越三年。太夫人考終於家。孤子孝則以行狀來請爲銘。不敢辭。太夫人姓張氏。父彪山。西鎮西衞城守備。年二十五。歸文定公爲繼室。撫元配原太夫人之二女。暨側室李太君之子孝懿、孝則如所生。佐文定公。孝於舅。侍疾送終。哀敬盡禮。從宦中外。治內政井井。教子孝愉必以正。當廉使君監司汀漳。擒治亂民。有功。調臺灣道。上念其母老。特旨留內地。卽授閩臬。以官犯自裁。發軍臺効力。上以文定公暨太夫人故。免其役。改官部曹。未幾。擢直隸臬司。病卒。上聞之

歎息詢問太夫人狀蓋天子推恩舊輔體臣教孝惟文定公之忠誠協帝心而太夫人動必以禮盛衰不渝實有敬姜之賢爲不可及也太夫人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六日壽七十有六誥封一品夫人子三長孝懿次孝愉俱先卒三孝則孫五孝則之子鎮、鑾暨鋪孝愉之子銓鑄某年月日合葬於文定公之阡銘曰

澣濯服勤婦功朝暮哭禮所宗三立不朽眞相公石樓蔚汾清峻同千年此藏康幽宮

提督四川等處總兵官領隊大臣謚莊節馬公墓誌銘

公諱全陽曲人初名璟姓馬氏字具堂號純齋曾大父化龍大父驥驥生雲翔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參將有四子珀瑀其三公季珮三世皆以公貴誥贈振威大夫江南提督初公考爲陝西孤山守備時梁夫人娠公或夢開牙迎上官乘軒入已而公生早嶷嶷出頭角授孝經喜誦始於事親三言乾隆十三年大兵征金川公年十七從父於軍父卒與兄珀以喪歸葬應募西安軍門乾隆壬申連雋賜一甲第三人及第授二等侍衞出爲福建撫標右營遊擊公年未壯與同官靳揖不相下俱劾去既而幡然折節更名曰全至京師入伍巡捕營傅文忠公奇其才乃以兵試己卯庚辰再捷上御紫光閣親校進士識公曰爾馬璟耶何以至此公叩首引罪而技故絕人上大悅賜第一人自古科甲之奇一身再及第而名益藹未有如公者也授頭等侍衞二十七年扈駕江南授南昌鎮總兵官賜花翎三十年移鎮蘇松駐崇明巡海島登羊山姦宄絕跡三十四年擢江南提督三十七年冬調甘肅提督復留江南入覲時方討金川公請行上

可之。賜元狐馬褂。加領隊大臣。馳驛赴軍。三十八年二月。抵控喀營。每戰輒克。殺賊二百餘。攻獲昔嶺木果木碉樓數十。賜荷包四功牌一。是時大軍駐木果木險與賊掎。夏五月。公遣兄子國錡歸曰。告汝父。善事我母。我無以家爲矣。六月十一日。賊訌。公大呼殺賊於昔嶺。死之。時有命調四川提督。而公死事聞。上震悼。卹典有加。世襲騎都尉。又一雲騎尉。賜祭葬。御文勒碑。予謚莊節。入祀昭忠祠。公生雍正十年壬子三月二十九日卯時。殉事時年四十有二。生平忠孝友弟。沈勇有大略。或驚其兩起家冠倫魁。而勳業不竟。其年爲憾。而不知公之獲死所。歸列星。可爲完人而無愧也。配段夫人子四。國銳。襲職騎都尉又一雲騎尉。授都司。發山西委用。國鋼爲公弟後。國鍵。國鎰。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五日。葬於陽曲城東水峪邨先人之阡。國銳乞銘於珪。珪不獲辭。銘曰。

嗚呼。癸巳孟陬。遇公王胡。隆角高鳩。聃耳方矑。嗟偉丈夫。甲第嶷嶷。雄魂殷鬚。公乎曷盱。晉山牙牙。豐碑龍拏。歸復在天。不磨不渝。

翰林院編修誥授中議大夫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先叔兄朱公墓誌銘

珪自去年八月十四日。聞予兄竹君之病狀於汀。十六日。忽得凶耗。哭失聲。既而得姪錫卣等所爲行述。且曰。明春將葬季父。其爲銘。嗚呼已矣。悔珪不從兄學古文。而何以銘吾兄耶。公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順天大興人。先世德三公。居浙蕭山之黃閣河。當明洪武時。德三公之曾祖福三公。元初居越寨。自上無徵矣。由德三公而下。皆葬西山。世業農。八世至高祖諱尙絅公。明末官遊擊。亦不詳其地。曾祖諱

必名。祖諱登俊。起家湖廣長陽四川珙縣知縣。終於中書科中書舍人。考諱文炳。年十七。入籍大興爲諸生。官陝西鹽厓縣知縣。累封至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福州福寧道。曾祖祖考三世。皆誥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曾祖妣白氏。祖妣何氏。馮氏。妣徐氏。皆誥贈夫人。外王父諱覺民。公康熙甲午舉人。以珪請贈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二級。外王母史氏。贈淑人。先妣生珪兄弟四人。伯兄堂。原任陝西大荔縣縣丞。以珪請贈封中憲大夫。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仲兄垣。辛未科進士。歷官山東濟陽長清二縣知縣。以公請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其次公行五。珪其季也。女兄弟六人。公生而神慧。長珪二歲。皆生於鹽厓。九歲至京師。十三通五經。學爲文。十五文成斐然。先大夫喜賜之硯。其年癸亥七月。先妣見背。公與珪同臥起。夜讀古書。手鈔默誦。雞鳴不休。明年。珪遂病。而公愈強力。乙丑孟冬。服除應郡試。府丞石首鄭公其儲擢珪第一。公稍次。偕謁鄭公。笑曰。是皆美才。弟可先兄耶。告之學使少司農臨桂呂公熾。十二月院試。呂公擢公第一。試鵬翼搏風歌。大奇之。徧告諸公。明年正月。京尹常州蔣公炳。邀其同鄉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今侍郎莊公存與。及其弟培因。設筵召珪兄弟面試。劉公授題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驚喜。明日皆先來就訪。明年。珪竊科名。而公學日以富。庚午鄉試。編修秀水鄭公虎文薦公卷不售。名益振。諸城劉文正公延之家。修盛京志。乾隆十八年癸酉舉於鄉。同考官編修建昌饒公學曙。主考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興縣孫文定公嘉淦。禮部侍郎滿洲嵩公壽。明年甲戌。中會試式。同考官贊善溧陽史公奕簪。總裁大學士海寧陳文

勤公世倌。禮部侍郎滿洲介公福。內閣學士武進錢文敏公維城。殿試。賜莊培因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甲申。丁先大夫憂。珪自閩奔喪歸。與兄聚首者二年。公自爲諸生。卽授弟子。至是從游者數十人。丙戌歲。抄服闋。公欲不出而爲名山大川游。已乞假矣。明年正月。珪服除。詣宮門召見。上詢家事。始知兄名。曰。編修無定額。汝兄已補官。不比汝需缺也。珪未卽對。上曰。非耶。珪謹唯曰。是。出則告之翰林院。取假呈以歸。曰。兄實無疾。倘上再詰。不敢欺也。強爲弟起。公不答。既而听然曰。汝敗我雅興矣。是冬。授贊善。明年五月。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四年。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科會試同考官。庚寅。奉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充辛卯會試同考官。至是上知公深。歲持文柄。所得士多著名。公益卓然以韓歐陽蘇自任。振起古學。獎藉寒畯。有一善者。譽之如不及。天下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是秋。奉命視學安徽。安徽故有樸學。公躬拜奠婺源故士江永汪紱之主祠之鄉賢以勸。乃教士曰。讀書不可不識字。爲刻舊本許氏說文解字。揭以四端。曰部分。字體。音聲。訓詁。又曰。稽古莫如金石文。可證經史之譌。所在披剔榛蕪。聚至千種。時上方詔求遺書。公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中多逸書。宜就加採錄。上覽奏異之。下軍機大臣議行。御製七言八韻詩紀其事。乃命纂輯四庫全書。得之大典中者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次第刊布海內。實公發之也。公又言。請倣漢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硃批。候朕緩緩酌辦。癸巳春。仲兄卒。其秋。以某生欠考事。部議降級。得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

比歸。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于文襄公敏中掌院爲總裁。于公直軍機。凡館書稿本。披覈辨析。苦往復之煩。意欲公就見面質。而公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所。無往見禮。訖不肯往。愛公者強拉公至西園相見。公持論侃侃不稍下。金壇閒爲上言。朱筠辦書頗遲。上不之罪。曰。命蔣賜棨趣之。眞特恩也。乙未。珪自山西歸。復入翰林。從容爲公言。宜稍和同者。公曰。子亦爲是言耶。珪心愧之。先是珪與公同官翰林。共車馬者七年。至是比鄰居。宅後可通往來。而伯兄居老屋對門。珪自名所居曰鄂不草廬。公既久次。望益重。則大言。翰林以立品讀書爲職。終歲足不至達官門。惟門人好友醵酒必應。輒盡醉乃罷。聚書至數萬卷。種花滿徑。來請益者不拒。考古著錄。窮日夜不倦。古文以鄭孔經義遷固史書爲質。覩樓鉅細事。辨時地。眞氣勃出。成一家言。賦則陽張陰闔。馬揚以下不道也。前後遇大典禮告成祝釐。宣上功德。鴻篇奧册。褒然推首。詩初學昌谷昌黎。五言力逼漢魏。既而導匯百家。變化創闢。神明獨得。制義自荆川震川而下。貫串數千篇。與古文爲一。書法則一本六書。自然勁嫵。蓋公之學與年進。海涵嶽矗。不足喻其所蘊也。己亥八月。特旨以公督學福建。時珪方典閩試。閩人士聞公來。無不抃舞。珪與公相遇於石門舟次。公至閩。一以經學六書倡。口講指畫。示以鄉方。閩清某生爲攝令某鍛鍊殺人。公發其覆。大吏雪之。扶持士氣。行義若渴。重倫節。勸懲有加焉。暇則搜奇广洞。徧著手蹟。明年秋。上以珪代公。異數也。公題使院之寢曰韡雅。十一月十八日。珪至。與公對牀者半月。公日則出至他館。酬接諸生。手不停筆。夜歸。談盡三鼓。復作詩文竟夜。珪曰。宜少惜精力。公不厭也。十二月三日。送公於芋原舟次。公淚下。珪曰。兄今與伯

兄聚。比三年。珪卽還耳。嗚呼。孰知其永爲訣耶。明年二月復命。上溫霽詢諭。人以爲必嚮用也。公素強固。性喜山水。於黃山則再登其巔觀雲海。於閩之武夷劣前玉華諸名勝。皆躋探峻幽。從者狐焉。六月二十一日夜。忽遘痰疾。翼日漸瘳。二十六日疾復作。夜四鼓遂卒。公生於雍正七年六月六日丑時。年五十有三。是月。蕭山始祖墓有古松高五六丈。大風折其末丈餘。非偶然也。四方之士知者。痛惜如失所杖。公孝友直諒。恬淡達觀。不愧所學。在安徽時。奏以其官貤贈庶祖妣李氏爲淑人。得旨准行。貤贈之廣自此始。李太淑人。撫視珪者也。公書來曰。我爲子成此志。所著古文數百篇。古今詩數千首。他文稱是。皆可必傳於後。娶王氏。敕封安人。晉淑人。故分巡道銜加四級寶坻諱詢公女子二。長錫卣。府學生。娶候選州同知天津徐君大李女。次錫庚。府學生。娶丙戌進士掌廣西道監察御史錢塘施君學濂女。女子五。長適候選布政司經歷陽湖龔怡。次適甲午舉人通州魏紹源。三適國子監生大興徐焯。四適府學生大興翁樹端。五待字。孫二。女孫一。俱錫卣生。乾隆四十七年某月日。葬於西山二老莊祖塋之北。銘曰。

導源三江。降神盩厔。日下騰騰。名符其實。家無長物。擁經抱書。大言炎炎。獨出古初。羣雅輻湊。問奇載酒。忘其飢渴。不啻其口。恬於榮利。恥於繫援。開徑交柯。落花無言。雲海黃嶽。天舟武夷。謫仙遊戲。騎麟不羈。颶風何來。撼我宰木。連枝中披。得不抱哭。公名在世。公神何往。嗚呼後死。吾歸曷放。西山之麓。先塋之右。誌此幽石。千秋不朽。

誥封奉政大夫林君墓誌銘

君諱正輝。字德雲。號斗南。林姓有元進士某。爲閩縣教授。自莆田遷閩爲縣人。後分爲仁義禮智四房。君禮房支也。禮之派不蕃。父某。困於諸生。生四子。君爲長。十三而孤。乃傭書養母。字其弱弟。每夜達旦作書。頭目暈殙。則伏几暫息。復書。病目眚三年。十六。始從其父執陳直卿學。昧爽挾册往。食時。暫歸。每空腹復入館。以帶約其腹。忍餓讀。如故。年二十。母吳卒。貧不克葬。柩在破屋中。天大雷雹。椽瓦飛裂。風撼屋欲拔。君率諸弟伏棺。號慟聲震天。竟無恙。乃竭蹙葬母如禮。明年。授書於燕園里。邨童十餘人。皆不機偕其季。往。季患頭瘍。手爲剃櫛。日則課童蒙。夜讀書至四鼓。服除。乃館于城中。三十。始入學爲諸生。君久困僻居。人罕知其自來。乃書世系於使院壁榜下。知者乃驚歎。某某有子孫也。是年。始娶妻葛。葛故貧家女。育於舅氏。提甕汲水。手製通草花。賣以助食。其賢見予竹君兄所作誌銘。君自是名漸起。授弟子益衆。教人有法度。嘗曰。吾無他陰騭事。惟不敢誤人子弟耳。壬午。舉於鄉。年踰五十矣。及子其宴官戶部江南司主事。加二級。得誥封奉政大夫。戊戌。其宴丁葛宜人憂歸。服闋。遂侍君養。不出。以是君晚年。稍得優游自樂。其志。辛丑十月二十二日。以小疾終。年七十有一。子三。其實廩生。後君一年卒。其宴。乾隆辛卯科進士。戶部江南清吏司主事。其棻。女子一。孫二。思臺。思堂。女孫七。昔歲癸未。予兼攝福州府事。取其宴第二人。試使者不錄。予召之署。自教之。甲申冬。予以憂去。其宴試再罷。丁亥。乃附縣學庚寅鄉試。爲予兄竹君所舉。遂成進士。閩人以予爲知人。不知老孝廉之蘊蓄者厚矣。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四日。其宴遷其母葛宜人柩從君。合葬於城北梅柳山之原。以其實祔。請銘。銘曰。

石鋼而璞厥火遏而燎發川堰而瀑達士困而高閎天耶人耶無忘矻矻視此銘碣

誥贈奉直大夫鄭蕙園先生墓誌銘

編修鄭君際唐既通籍十六年具摺以修墓請歸得旨俞允時乾隆四十有九年夏五月也將行告於珪曰際唐生七歲歲乙卯先母林宜人見背越十年甲子乃葬越二十有三年丙戌而先考奉直公逝於今十九年際唐行老矣不敢以待將合葬吾親敢乞先生銘珪與際唐同官翰林同直上書房者九年又以宦游三至閩知君家世稍詳不敢辭案狀鄭初籍休寧元末有官於福建之懷安諱靖者留家焉明神宗時析懷安入候官世遂爲候官人十一傳至諱開極者順治辛丑進士歷官左諭德督學浙江爲名學政珪少讀黃石齋先生書公序刻之所謂幾庭先生者也幾庭先生生六子其季諱烈字屏麓中康熙辛卯科副榜生四子長諱培字澍滋一字蕙園配林兩世皆以際唐官誥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幾庭先生有孫二十五人奉直公最愛年十五入府學爲諸生屢躓於鄉試比年四十乃罷去治生計以養父母而課其子獨嚴曰吾家名翰林後不可以不讀書時公喪偶有子五人遂不娶於居之西偏構眠雨亭爲諸子講業所偕游必績學能文者故編修兄弟皆以文名而實學勝公之教也先是幾庭先生歿十有八年不克葬屏麓公悒然憂之公跽請曰是兒責也獨力營窀穸不以諉諸從父昆弟歲丁巳乃葬幾庭先生於梅亭山之陽屏麓公遘疾年餘公謹視起居湯藥無閒比終喪夢中猶作扶持父疾聲醒則哭性好急人之有無待以婚嫁喪葬者甚夥其弟曰在豐曰壎曰增先後卒諸孤嫠皆就養於公以是家日

落。然公性不較銖黍。凡升斗量衡。輒輕入重出曰。吾非爲名與種德也。吾不能爲是瑣瑣者而有市心。嘗就市市肉。屠者誤多與之半。歸而覺之。急呼屠覆較。屠以爲求益也。大譁。公笑曰。姑較之。較而償其半。屠則大喜。公曰。爾傚幾何而堪數誤耶。或以公爲大迂。其厚且直。出於性之自然。固如是也。林宜人考諱和。康熙丙子科解元。贈朝議大夫。宜人其次女。知書善教子。生五子。曰金簡。早卒。貤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曰際熙。乾隆丙子科舉人。先公卒。曰際唐。乾隆庚辰科舉人。己丑科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直上書房。乾隆丁酉科雲南鄉試正考官。庚子科會試同考官。曰際乾。乾隆丁酉科舉人。後公卒。曰際雲。出爲公弟在豐後。孫男二。惟敬。惟寅。女孫七。公生康熙戊寅年正月四日戌時。卒乾隆丙戌年七月十四日巳時。年六十有九。林宜人生康熙丁丑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雍正乙卯年四月二十六日。年三十有九。際唐以甲辰年十二月三日。合葬公於羣鹿山之陽。林宜人壙左。銘曰。

梅亭之窶。老鳳所殲。曾孫翻翻。羣鹿之陽。厥子麟章。考與妣康。嘻。剖斗折衡。而盈其經。籩盍徹茲佳城。

大名府知府靳君墓誌銘

乾隆甲辰春。珪扈從南巡。道出河閒。晤同年大名守靳君。執手而歎曰。噫。君蒼髯盈頰矣。蓋自戊辰以來。三十七年。同榜在者。中外落落不數人。及秋而君卒於官。明年春。其子師儉走京師。泣請予銘。予既悲同人之益稀。而賢守之不竟其澤也。不可以辭。君諱榮藩。字价人。號綠溪。靳姓。山西黎城人。上世由洪洞來遷。高祖妣張。及其婦喬。孫婦王。三世俱嫠。號靳門三節。君祖綺。府學生。考尚端。雍正甲辰舉人。官浦江令

忻州學正以君官俱誥封奉政大夫例贈朝議大夫妣溫繼妣盛誥贈宜人例贈恭人君生左手無名指有附枝穎而嗜學年十七試縣府皆冠其曹爲諸生十九舉乾隆甲子鄉試乙丑中會試明通榜戊辰成進士辛未丁父憂丁丑選廣東瓊山縣以母老改河南新蔡時河南歲祲君到官卽究心荒政賑貸必誠民以蘇己卯分校鄉試是年珪主試事與君共昕夕者竟月有司坐堂皇判決惟意騁輿騶謁戟門一入瑣闥列坐據案擩藍點赤字暈苦欲睡予時覘君於衡校縝而察所乙卷無枉歎君之學優而心下知其治民之良也庚辰再與分校後以母憂歸旣葬置祭田以祠其宗服除乙酉授直隸龍門縣戊子調遷安均車徭爲旂三民七之制己丑陞薊州知州建文薊書院以教士州西二十五里曰暖泉堡其南灘磧夏秋山水漲注匯廣靈嘔夷之川盪析田廬歲爲患舊築土壩輒圮君行相度易以石爲丈三百一十高九尺有奇首尾綴之土壩州人美之曰此靳公隄也君不居易之曰保障戊戌擢知遵化直隸州癸卯授大名府知府上知君能其官嚮用矣未期月而病以卒君自縣歷州郡官於畿者二十年在所民安之去而思能以經術文教佐治而本之忠愨庶幾有惻愠遺意持身儉素仕不怠學所著吳詩集覽四十卷綠溪詩古文雜著若干種生雍正丙午年三月二十五日丑時卒乾隆甲辰年八月十九日巳時年五十有九配劉恭人側室任生子一師儉附監生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學之厓吏則循穀於其身以庇而後昆

吏部稽勳司郎中張君墓誌銘

今年二月初張君元禮來就予語別去未半月君喪其仲婦又喪其弟槩中旬九日予自西園下直趨弔君君泫然曰舉室遘時疾惟我獨身支持若何予爲排解語良久出君送之門珍重而別越下旬五日而君以疾卒何其迫也比葬有日其孤泣請予銘嗚呼珪何忍銘君君諱模字元禮號晴溪順天宛平人其先自江南宜興遷蓋州衞軍籍當明洪武初至正統四年入衞京師曰旺熹宗朝有太僕寺少卿曰邦經疏救楊左罷職爲君五世祖考沖之薦舉起家官河南南汝光道妣柴恭人君有弟曰桓曰槩君少穎敏九歲南汝公以工部郎謫居通州君獨侍讀書自勵年十八入學乾隆壬申春舉於鄉秋成進士改庶吉士甲戌散館授刑部主事遇事侃侃不阿丙子主湖南鄉試己卯陞員外郎主廣東鄉試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奉命督學廣東時南汝公駐信陽君乘傳謁二親於官所明年銓陞吏部稽勳司郎中君之督學也力以振士氣爲己任凡士民交訟事不肯嫥阿隨有司畸輕重或親鞫平反之曰我法司也粵人頗以使者爲能直我而有司則疑其侵官曰使者將與我爲難訴之大吏於是君遂被劾鐫秩去而南汝公亦以事罷效力軍臺君念父齒力衰乃傾貲爲父贖罪得旨免歸其後雖捐復原官而以父母皆老不就選君兼通陰陽家言自喜能奇中又博覽古法書名畫辨器物眞贋不爽家食二十年養葬盡禮赴戚友之急若忘其貧葬族之殯撫孤弱者教子及弟之子讀書皆成植甲辰十月君六十初度作述懷詩六首明年正月與千叟宴賜御製詩笏杖朝珠如意皮幣十六件君風神不減少壯騎控自豪曰吾叟矣初珪年十二識君君娶於寧坻王氏於予兄竹君爲妻之姑歲乙酉君來訪予見予次子錫緯方七齡能背誦

爾雅周禮成帙。大喜。欲爲婿。乃忘其輩行。結婚姻焉。然錫緯年二十有二。竟夭折。先是君爲兩老人擇地於城南蕭家邨。築室塋壙皆秩秩。曰他日則祔我於左。君生雍正乙巳年十月五日寅時。卒於乾隆乙巳年二月二十五日戌時。年六十有一。子二。中正。乾隆庚子科舉人。議敍八品京官。娶井氏。中達。府學生。娶楊氏。孫一。以仁。女五。長嫁乙酉科舉人獻縣紀汝佶。次嫁獻縣學生鹽課大使紀汝仲。次嫁癸卯科舉人寶坻王振緒。次嫁珪。次子附生朱錫緯。次未字。孫女四。葬於是年五月十一日己未。銘曰。

七日不見魂何之。千秋吉藏君自爲。負丙面壬食坎離。從厥考妣芘本枝。

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葉君墓誌銘

乾隆甲辰秋。珪既哭吾友辛麓葉君於喪次。明年春。其子紹榛來謁。泣曰。先君素心之交。無踰先生。今將返葬於湖。敢乞銘。珪不得辭。案行述。君諱佩蓀。字丹穎。號辛麓。浙之歸安人。先世自宋石林公由栝蒼遷湖。祖金聲。考鳳池。俱以君貴。誥贈中憲大夫山西河東兵備道。妣巫與陸。俱贈恭人。兄弟三人。鍾英。鍾麟。君其季也。贈公治刑名。館於某縣。有盜株逮十餘人。獄成矣。爲抉其疑。白令再讞之。果誣也。十餘人者皆釋。是年。陸太夫人實生君。六歲而母喪。就學於他姓塾。貧不能買書。得架上舊書易本義。請師授讀。求其解不得。曰。吾他日必自得之。十六。從邑諸生吳三錫學制義。三錫奇之。而贈公以病失館。貧甚。不能具束脯。欲君改業。泣不肯。吳曰。此子何可不讀書。吾將挈而就館。且飲食之。何患焉。及君既貴。曰。吾非吳先生不及此。苟一日溫飽。必與吳氏共。湖之人兩賢之。年十八。爲諸生。二十庚午舉於鄉。時贈公七十有三矣。

甲戌成莊培因榜二甲五名進士分部試主事而贈公卒奔喪歸服除試兵部車駕司庚辰授武庫司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擢職方司員外郎武選司郎中乙酉京察一等丙戌授河南衞輝知府君能於曹務綜核詳縝及爲郡治大小獄懇惻明恕必得其情署開封調南陽益以廉潔惠民爲治辛卯卓異引見擢河東道其去豫之晉也南陽士民走送者萬人初君與予兄竹君同舉進士最相得君時寓居城西南距予家稍遠竹君與予同車出雖往城極東北必紆途訪君予方苦舌吻每難之而不能挽也故早熟君歲丁亥予司臬湖北見君於衞輝及君來河東而予司藩於晉爲同僚又與君同年生察君之治河東則眞能爲民者乃相得益歡君方講求水利疏涑水達五姓湖脩蒲之虞舜廟建書院教所屬躬行保甲而不擾旌闡節孝不遺幽窘久而益勤暇則治易盡取漢唐宋以來諸家傳注及河洛先天月卦卦氣變卦反對諸說必索其所以然然後舉而空之曰易不在是也乾坎艮震以主陰乎內巽離坤兌以從陽乎外天之本然也易以乾坤爲體而二氣以乾爲元聖道之異乎老釋者乾德也三聖人所言者不可增損一字三聖人所未言者吾不敢加著易守四十卷乙未戊戌再署按察使兩舉卓異入覲己亥授山東按察使時東撫與君異趨君確然自守惟盡心於刑之中曰吾所得爲者不可撓也辛丑授湖南布政使咸以碩果得與爲君慶壬寅護湖南巡撫事東撫敗以不先舉發吏議當革職奉旨降補知府君入都請校書萬册自效癸卯歲除予自閩還見君語予曰某於易究心十五六年若可自信矣他著錄尚書詩禮經義及詩古文又數十卷其沈思勤學而心力亦瘁於是明年得噦上氣疾予屢就問勸之省心養氣君頷之

竟以九月八日卒嗚呼若君之廉而惠在所則民受其益而嗇於年不溥其施豈獨爲君惜且悲也君生於雍正辛亥四月二十九日亥時年五十有四元配周夫人繼室李夫人晉寧鶴峯先生諱因培之女有子四紹棪乾隆己亥舉人議敍內閣中書紹棻紹棪同榜舉人出後於世父鍾麟紹榘紹本皆監生孫二來章含章女三長適太學生錢愼次適太學生沈昌培三適編修邱庭漋女孫一某年月日葬於某所銘曰

陰德在民陽德律身歸復其眞以蔭而子孫

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馮君墓誌銘

馮君均弼既卒之明年秋其子戕奉柩自楚北道京師將歸葬於山西泣述其生平而請銘於珪珪早識均弼而先兄竹君與均弼交最深不可辭君馮姓諱廷丞均弼其字一字庚齋其先由山東壽光遷山西太原振武衞衞在代州東南遂爲代州人九傳至君曾祖諱鑾康熙戊辰進士官廣西南寧府同知祖諱光裕康熙辛卯舉人官至湖南巡撫考諱祁乾隆丁巳進士翰林院編修妣劉淑人生子四君其長也君生而慧嶷幼從瑞金楊鴻臚方立游時鴻臚未第以詩古文詞相摩盪君已嶄然出頭角吐語驚人既而侍其父入都從山陰周蘭坡學士長發讀書獨考證經史地形要害議事風發願爲有邦之學錢塘周蕚岡學士玉章與蘭坡學士同直上書房奇君非常人以女妻焉君年弱冠方志於古不汲汲逐時趨三試不售以父望之切乃銳力攻舉子業壬申恩科舉於鄉君亦勤學苦心疾乃從方外游息氣內觀豁然元

悟心精飛越魔怪百出嬈之不爲動以神力超解曰此弄精魂也不竟其學初乾隆元年君以大父官貴州布政使覃恩給從二品蔭生二十一年考列一等引見奉旨內用補光祿寺署正歲戊寅編修公游浙卒於杭君既迎喪反葬盡以遺產分諸弟於是貧甚服除補官遷大理寺寺丞擢刑部廣西司員外郎廣東司郎中家益貧賃屋壁立戶輿馬無薪裘資處之淡然日治經史與名士磋切曰不固窮非士也惟勤於官治讞必求其情輒有所平反見知於大司寇諸城劉文正公辛卯京察一等明年出授浙江寧紹台道廉介自矢不爲詭婾甲午調福建臺灣道臺灣斗絕海外民番雜嚚官三歲更番不肖者漁利擾獄市繚蔓不可爬梳君一刷之曰吾不爲也寮屬悚惕及君之時不敢爲非巡道兼學政君曰不可以瞰隅易之親校甲乙士論翕然丙申冬擢江西按察使渡海颶作舟膠於山若見檣端有神光莊嚴者遂得出險既入覲到官以失察妄人書籍事革職發軍臺效力旋奉恩旨贖罪命往江南以同知用庚子上南巡迎駕淮以道員捐復君在江南六年歷署常州淮安徐州三府河庫蘇松督糧松太兵備三道事其在淮安也制府委以濬臨河集引河君盡宿工所官吏分寸不敢欺或啗以利不可則讒譖交作然大吏之賢者以是益重君壬寅冬授分巡江寧鹽法道明年春擢湖北按察使陛見上問官刑部時誰保汝以劉統勳對上曰學劉統勳最好君於是益感厲淬發思有以自見湖北獄善譸張君盡心釐之有楚蜀爭界事君盛夏行施南萬山中履勘平其爭遂遘疾請解任竟不起四十九年甲辰十一月八日卒於署君生雍正六年戊申九月某日年五十有七君有守有爲躓而復振將有所大造於斯民而不竟其施爲可惜也配

周淑人子一。寔。乾隆庚子舉人。議敘八品京官。女一。適編修汾陽曹錫齡。孫一。衍緒。乾隆五十年乙巳十一月某日。葬於代州煙旺邨厥考之墓次。銘曰。

勾注之陽。雲龍陰磊砢。其骨冰雪心。鬱奇騰上靳不駸。歸復而升理則諶。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裕軒先生墓誌銘

裕軒先生既葬。其門人御史劉君湄告於珪曰。吾師之化也。無怛然。其平生用力而自得者。不可沒也。公知吾師者。請爲文揭於石。珪不可辭。先生姓佟氏。諱圖賚布。字裕軒。滿洲鑲紅旗人。父薩克思哈。官寧夏駐防協領。母隋氏。先生其次子也。中乾隆辛酉舉人。初仕翰林院筆帖式。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辛未授職檢討。歷官侍講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至侍講學士。壬申甲戌。充會試同考官。癸酉。主四川鄉試。庚辰。主山東鄉試。先生性恬淡。方嚮用矣。遽引疾乞休。上旋命爲河南學政。而先生已前告罷。遂不出。所居城西南隅。曰象坊橋。於宅之南。闢地數畝。藝穀灌蔬。曰漫圃。出阜城門外十里而近。曰釣魚臺。隱士山面流。築土屋數間。曰野圃。暇則挈杖獨步往來於是。間有造之者。不距。聞方外有通名理者。必謁而請益。冀遇其眞。於釋道兩家言。無所不參究。晚若有心得。其自守廉介。雖門生執友。不妄受一錢。初以似續爲念。既而屏嗜欲。與妻恭人偕修白業。豫買地西郊。種樹環壙。築菴於其左。曰。我將終於是。俾道士守我藏。乾隆五十年乙巳正月。上開千叟宴。於是先生年六十有六矣。與其兄給事圖薩布偕與焉。拜賜御製詩如意笻杖皮幣。歸。其秋示疾。珪將扈駕木蘭。八月朔及朏。再踵謁先生。笑曰。君歸來。吾其逝矣。既望。謂家人曰。

吾欲暫舍於郊。既出曰。吾不反矣。作書分其遺物於昆弟。其妻來問疾。趣之歸。曰。無溷我。命築茅屋於菴後。既成遷焉。趺坐竟日夜不欹。二十八日平明。語其從弟某曰。今日吾定逝。無動。待吾行遠而後屬纊焉。諸人遙候於戶外。靜默無氣逆聲。良久。端坐如故。候之。息與脈寂矣。其定力庶幾涅槃者。生於康熙庚子年二月六日癸卯。卒於乾隆乙巳年八月乙巳。越六日辛亥。葬於鐵家墳。所著有枝巢詩集四卷。先生廉靜淡泊。殆於猥者。其脫屣榮利。超然去來。有以也。銘曰。

孔取不爲。孟恩己貴。絕利一源。勝師十倍。上爲昭明。惺惺不昧。嗚乎先生。爾已反其眞。而我猶唅醷兮。噫。